

史地小叢書

中國風俗史

張亮采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亮采著

史地
叢書

中



俗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例

風俗烏乎始。始於未有人類以前。蓋狂榛社會。蚩蚩動物。已自成爲風俗。至有人類。則漸有羣。而其羣之多數人之性情嗜好言語習慣。常以累月經年。不知不覺。相演相嬗。成爲一種之風俗。而入其風俗者。遂不免爲所薰染。而難超出其限界之外。記曰。禮從宜。事從俗。謂如是則便。非是則不便也。聖人治天下。立法制禮。必因風俗之所宜。故中國之成文法。不外戶役婚姻。廐牧倉庫市廛。關津田宅錢債犯姦盜賊等事。而慣習法居其大半。若吉凶之禮。則嘗因其情而爲之節文。無他。期於便民而已。雖然。風俗出於民情。則不能無所偏。應劭風俗通序曰。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爾雅釋地曰。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魯語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義。其不齊也若此。非有以均齊而改良之。則常爲社會發達上之大障礙。而欲使風俗之均齊改良。決不能不先考

察其異同。而考察風俗之觀念以起。觀念起而方法生。於是或徵之於言語。或徵之於文字。或徵之於歷史地理。或徵之於詩歌音樂等。窮年累月。隨時隨地。以蒐集風俗上之故實。然後得其邪正強弱文野之故。而徐施其均齊改良之法。禮王制。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輅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詩三百篇。言風俗最詳。大半皆輅軒之所採也。蓋已視風俗之考察。爲政治上必要之端矣。而後世稗官野乘。及一切私家著述。亦於此三致意焉。宋夙有改良風俗之志。未得猝遂。乃以考察爲之權輿。又以爲欲鏡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也。自慚荒陋。搜討頻年。東鱗西爪。雜碎弗捐。自開闢至前明。幾千年風俗。粗具端末。雖蕪雜譚陋。不值覆瓿。然正風俗以正人心。或亦保存國粹者之所許也。故述鄙意而舉其例如左。

一前人觀察風俗。其眼光所注射。不外奢儉、勞逸、貞淫、忠孝、廉節、信實、仁讓等方面。而尤以去奢崇儉、教忠教孝。爲改良風俗之先著。歷代帝王之詔令。士夫之訓戒。每兢兢於此焉。是書亦存此意。故於各章列飲食、衣服、婚娶、喪葬等條。所以規奢儉也。列忠義、名節、風節、廉恥等條。所以勵忠節也。

一詩歌鄉評。爲民情輿論之所發表。周采詩歌。漢魏六朝重鄉評。公是公非。是所假借。此風俗之所由

厚也。後世此意漸失。天子不采風。而民間亦無復存三代之直道。且見東漢黨錮。成於標榜。輒引爲清議之戒。不肖官紳。復以裁抑輿論爲快事。故上德不宣。而民情難以上達。書中列詩歌、鄉評、清議等條。欲據民情輿論。以知風俗之厚薄也。

一淫祀巫覡之盛。固由於民智未開。而醫藥之不講求。實爲其總因。今酬神賽會。各省皆有此俗。而吳楚尤甚。然都會之地。及商業發達之區。商人藉神會以聯商團。尙無足異。最可怪者。若吾萍及湖南土俗。有病必曰神爲祟。輒延巫覡救治。不問其有無效驗也。甚者求醫藥於神。冥冥何知。雜投溫補病者服之。卽因而死。不歸咎於神。但歸之於命而已。於是本瘞石溜。動號神奇。持齋者死。輒云仙去。廟宇日增。齋匪日衆。識者憂之。而當事者固置若罔聞也。故書中列淫祀、巫覡二條。以醒時俗。

一風俗有爲此時代所有。而爲彼時代所無者。則僅著於此時代中。如周之階級制度。周末之遊說。魏晉南北朝之清談鮮卑語。門第流品。明之結社。是也。有爲數時代所有。而非各時代所均有者。則僅著於數時代中。如周及魏晉南北朝之氏族。周末及漢唐之任俠刺客。是也。有爲各時代所均有。而不必於各時代全列此條者。則僅著於一時代。或數時代中。如周之蠱毒。周末之隱語。漢之佛道。魏

晉南北朝之美術。唐之械鬪遊宴。鬪雞走馬養鷹。明之勢豪拳搏。漢明之奴婢。是也。

一 周末學術。漢代經學。宋代理學。亦一時風俗所趨。然究屬學術史部分中。故於周末學風一條。略言其關係外。至宋代學風。則專論士習之壞焉。

一 言語隨時代而異。卽揚子方言所載。今就其地求之。往往不能通曉。非已失其語。則所傳多訛。是書於各章之末。繫以言語。亦從其時代而別也。且風俗所傳。以言語爲最確。如以饑禮婦人俠牀。爲庖犧以前之遺語。卽可知庖犧以前。有男女雜亂之俗。日本加藤宏之曰。蒲斯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亦無所區別。按饑禮土喪禮。婦人俠牀。謂妻妾子姓也。此亦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無殊。可斷爲庖犧以前之遺語。因漢有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之諺。而知其俗好神仙。因六朝有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之諺。而知其俗信風水。是也。故書中於言語一條。蒐集獨多。

一 風俗有附見各條。而未別行標目者。如鴉片附於周之蠱毒條。風水附於魏晉南北朝之喪葬條。火葬附於宋之喪葬條。是也。

一 各章首節之概論。有以當時人論說代之者。如漢之概論。以史記貨殖傳。班氏地理志代之。明之概

論。以歙縣志風土論代之。是也。

一是書分四時代。自黃帝以前至周之中葉。爲渾樸時代。固歷史家所公認。不待贅說。自春秋至兩漢。民情尙詐僞。行奸險。尊重勢力。不講道德。未若成周以上之渾樸。雖漢末名節之盛。不能掩也。故命爲駁難時代。自魏晉至五代。矜尙風流。奔競勢利。輕藐禮法。不顧行檢。以文詞爲事業。以科舉爲生涯。忠義衰而廉恥喪。故命爲浮靡時代。自宋至明。有講學諸儒。提倡實學。人知自勵。盡洗五季之陋。仁人義士。清操直節。相望於數百年間。而負社會之責任者。不可勝數也。故命爲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

宣統二年九月既望萍鄉張亮采識於皖江之寄傲軒

目次

第一編 渾樸時代.....	一
---------------	---

第一章 黃帝以前.....	一
---------------	---

第一節 太古人民之飲食衣服居處.....	一
----------------------	---

第二節 畜牧.....	二
-------------	---

第三節 農耕.....	三
-------------	---

第四節 貿易.....	三
-------------	---

第五節 金屬器物之使用.....	四
------------------	---

第六節 婚姻.....	四
-------------	---

目次



第七節 喪葬祭祀·····	六
---------------	---

第八節 歌舞·····	六
-------------	---

第二章 黃帝至夏商·····	八
----------------	---

第一節 飲食衣服·····	八
---------------	---

第二節 宮室·····	九
-------------	---

第三節 文字·····	一〇
-------------	----

第四節 漆器陶器之使用·····	一〇
------------------	----

第五節 人民之程度·····	一一
----------------	----

第六節 婚姻·····	一六
-------------	----

第七節 喪葬·····	一六
-------------	----

第八節 祭祀·····	一七
-------------	----

第九節 養老·····	一八
-------------	----



第十節 諺語……………一八

第三章 周初至周之中葉……………一九

第一節 概論……………一九

第二節 飲食……………二〇

第三節 衣服……………二一

第四節 階級制度……………二一

第五節 家族主義……………二三

第六節 名姓氏族之辨……………二三

第七節 冠婚……………二四

第八節 鄉飲酒養老……………二五

第九節 喪葬……………二六

第十節 祭祀……………二七

第十一節 蠱毒·····	二八
--------------	----

第十二節 言語·····	二九
--------------	----

第二編 駁雜時代·····	二四
---------------	----

第一章 春秋戰國·····	三四
---------------	----

第一節 概論·····	三四
-------------	----

第二節 階級制度之破壞·····	三六
------------------	----

第三節 義俠·····	三六
-------------	----

第四節 遊說·····	三七
-------------	----

第五節 周末之學風·····	三八
----------------	----

第六節 周末人民之程度·····	三九
------------------	----

第七節 婚姻廢禮及春秋時變禮之始·····	四三
-----------------------	----

第八節 淫祀漸興……………四五

第九節 諺語見道……………四六

第十節 隱語之起原……………四七

第二章 兩漢……………四八

第一節 概論……………四八

第二節 飲食……………五二

第三節 衣服……………五三

第四節 仕宦之一斑……………五四

第五節 任俠刺客……………五五

第六節 家法……………五六

第七節 分居……………五七

第八節 居鄉……………五九

第九節 鄉評	六一
第十節 婚娶	六二
第十一節 喪葬	六三
第十二節 淫祀	六五
第十三節 佛道	六五
第十四節 奴婢	六六
第十五節 詩歌	六七
第十六節 言語	六九
第十七節 漢末風俗之復古	八四
第三編 浮靡時代(濁亂時代)	八五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隋	八五

第一節	清議	八五
第二節	流品	八六
第三節	門第	八六
第四節	氏族及名字	八七
第五節	仕宦	八九
第六節	名節	九〇
第七節	清談	九一
第八節	佛老	九二
第九節	鮮卑語	九二
第十節	美術	九三
第十一節	婚娶	九四
第十二節	喪葬	九五

第十三節	言語	九七
------	----	----

第二章	唐	一〇八
-----	---	-----

第一節	概論	一〇八
-----	----	-----

第二節	飲食	一〇八
-----	----	-----

第三節	衣服	一一〇
-----	----	-----

第四節	科舉之觀念及仕宦之現影	一一一
-----	-------------	-----

第五節	忠義之缺乏	一一三
-----	-------	-----

第六節	人民之規避稅役	一一四
-----	---------	-----

第七節	朋黨	一一五
-----	----	-----

第八節	清議	一一五
-----	----	-----

第九節	氏族	一一六
-----	----	-----

第十節	家法	一一六
-----	----	-----

第十一節	婚娶	一二七
第十二節	賭博	一一九
第十三節	鬪雞走馬養鷹	一一九
第十四節	遊宴	一二〇
第十五節	任俠刺客	一二一
第十六節	械鬪	一二二
第十七節	巫覡	一二三
第十八節	言語	一二四
第三章	五代	一二二
第一節	概論	一二三
第二節	氏族及名字	一二四
第三節	言語	一二五

第四編 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一三五

第一章 宋……………一·二五

第一節 概論……………一三六

第二節 飲食……………一三六

第三節 衣服……………一三六

第四節 忠義……………一三七

第五節 廉恥……………一四一

第六節 學風……………一四一

第七節 娶婚……………一四三

第八節 喪葬……………一四四

第九節 巫覡……………一四六

第十節 言語……………一四七

第二章 遼金元……………一五三

第一節 概論……………一五四

第二節 崇重忠義……………一五四

第三節 好尚儒雅……………一五五

第四節 人民之性質……………一五五

第五節 方言……………一五六

第三章 明……………一六〇

第一節 概論……………一六一

第二節 仕宦驕橫……………一六一

第三節 才士傲誕……………一六二

第四節 勢豪虐民……………一六三

第五節	官民交通·····	一六五
第六節	奸豪胥役與詞訟·····	一六五
第七節	結社·····	一六八
第八節	風節·····	一六九
第九節	朋黨·····	一七〇
第十節	忠義·····	一七一
第十一節	衣服·····	一七二
第十二節	喪葬·····	一七三
第十三節	淫祀與巫覡·····	一七四
第十四節	奴婢·····	一七五
第十五節	賭博·····	一七八
第十六節	拳搏·····	一七九

中國風俗史

第一編 渾樸時代

第一章 黃帝以前

第一節 太古人民之飲食衣服居處

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蓋巢穴爲初民之居處。而其飲食。則由果食時代。進而爲鮮食時代。再進而爲艱食。則神農氏時也。火化始於燧人。民間漸脫茹毛飲血之俗矣。太古之民。被髮卉服。蔽前而不蔽後。其後辰放氏時。始知蓐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冒首以去靈雨。號曰衣



皮之民。至神農時。紡織麻桑。則皮服之俗已變而爲布服。不過至黃帝時。而衣裳冠冕始備耳。

謹按。飲食爲人類生存競爭之要素。故無之則爭且亂。有之則足以平爭而止亂。禮禮運。謂爲人之大欲。而近儒仁和龔氏。名自珍。號定食。以飽飲食民爲帝者之始。諒哉言也。彼庖犧、神農、后稷。皆被其飲食。

者所上之徽號。而堯之遊康衢。至聞耕食鑿飲之歌。又史稱赫胥氏之民。鼓腹而遊。含哺而喜。無懷

氏之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亦可見民間生活問題之關係不小矣。且太古國家。無君之名。稱

祇有酋長。酋本釋酒。文說。引伸之則以酒官爲大酋。禮月令。乃命大酋。酒尊之尊上從酋。爾雅釋文引說文。訓

酒官法度。而引伸之則爲高爲貴。廣雅釋詁。尊高也。漢趙岐孟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長者爲祭酒。後人稱天子爲

至尊。是也。酒爲飲食後起之事。有酒則飲食之饒足可知。故酋長亦即所以紀念其能飲食民之意

耳。近世民族帝國主義發生。各國政策。全注射於殖民之點。殖民云者。實言之即爲民謀食也。至於

講求飲食衛生。猶其後焉者耳。然則飲食不但足以覘風俗之奢儉。亦可以考世運之盛衰矣。

第二節 畜牧

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以爲食。禽獸亦天然物之一種也。狩獵時代。於焉仰足。然狩獵不可必得。得之

亦不勝勞苦。且今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從事狩獵。則不得食也。於是積多少之經驗。始知牛羊犬馬雞豕等類。易爲我所生得者之易於馴服。家畜之始。必先將所生得者。馴之於家。食之有餘。則供玩具。以此漸得考察其性質。英人甄克思謂家畜之事。始於擇食。以爲玩好。至馴不可馴。則殺而饗之。由是知畜牲可以馴。遂定爲家畜之種。常畜之於家。遇狩獵不足之時。取而用之。然後禽獸始爲我所常有。種類孳息。不待狩獵而饒足。是爲游牧時代。此時代殆始於庖犧氏時。釋庖犧之名義。而知庖犧固教民畜牧者也。

第三節 農耕

游牧之世。民隨水草遷徙。土著絕少。至神農氏時。民始知播殖五穀。則行國變爲居國。且畜牧必擇善地。而農耕隨地皆宜。肉食有時生病。穀食不惟不生病。并能養人而卻病。非多經考驗不克知此。畜牧成效易觀。農耕之收穫。必歷三時。非民智大開。不能確信而耐久。中國以農立國。而風氣早開於是時。由是安土重遷。井里釀成仁讓之俗。五穀之食。利賴至今。非偶然也。

第四節 貿易

狩獵時代。全社會衣食相同。無所謂有無。即無所謂交易。至由狩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耕稼時代。

不能遽廢狩獵畜牧之事。狩獵畜牧者不必耕稼。則於粒食常不足。耕稼者不必狩獵畜牧。則於肉食常不足。既不足矣。於是有無不得不交通。而貿易之事以起。易繫辭言。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然當時貨幣未興。除以物交易外。大概山居之民。交易以皮。水居之民。交易以貝。故皮貝卽爲當時之貨幣。觀漢時尙以皮爲幣。而財賄寶貴等字皆從貝。可以知矣。

第五節 金屬器物之使用

近世地質學家。考太古人民進化之度。謂必經過石器時代。而後入金屬時代。金屬時代之初。又必先經鐵器時代。而後入銅器時代。蓋草昧初開。爲防敵禦獸。而武器重。爲渴飲饑食。而飲食之器。耕作之器起。飲食之器。由窪尊、圻飲、土簋、土銅、易之以陶匏。而解剖犧牲。不能不借助於庖刀。刀固須金屬也。耕作之器。有耒耜。有鋤耨。有斧斤。鋤耨斧斤。亦須金屬也。武器以防敵禦獸。兼爲狩獵之利技。民智未開。祇知用石。至燧人氏鑄金作刀。其時必發五金之礦。故由用石時代。突入用金時代。至庖犧時遂有干戈。神農氏遂有斤斧。而蚩尤之鏹刀劍矛戟大弩。此其濫觴矣。

第六節 婚姻

上古雜昏時代。以女子爲一國男子所公有。社會通證注云：蠻夷男子於所婚國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嫁國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凡妻之子女，皆夫之子女也。其同國，則兄弟姊妹也。與其母同國，則輩行則父諸母也。母重於父，視母而得其相承之宗。故凡遺氏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亢倉子風俗通說皆同。因之血統相續，咸以女而不以男。而姓字從女從生。卽古代帝王，大抵從母得姓。如神農、皇帝，皆爲少典之後裔。而神農姓姜，皇帝姓姬。則以母姓不同之故耳。其於婦女也，視之如奴婢。亡國之民，降爲臣妾。後世猶然。此時婦女，多因戰勝他族，俘虜而來。故以奴婢待之。此外又有擄掠婦女之俗。其擄掠必以昏夜。所以乘婦家之不備。婦之從昏，謂以昏時行禮。古則以昏擄掠，今以士昏禮觀之，猶有擄掠之遺義。社會通證曰：歐俗嫁娶，爲夫債相者，稱良士。此古助人妻婦者也。爲新婦保介者，曰扶姬。此古助人擄賊者也。若士昏禮之婿，行親迎，必以從車載從者，婦入夫門，有姆有嫂，咸從。婦行，非卽古時助人妻婦之遺俗乎？然擄掠與俘虜，固卽當時婚禮也。至庖犧制爲儷皮之禮，則易擄掠而爲買賣矣。古者以皮爲貨幣。儷皮爲禮，乃所以酬此女之值。周時婚禮，除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外，納采、問名、納吉，皆奠雁。則以畜價值。又以皮價值之一變俗也。旣以買賣婦女爲婚姻，則無同姓異姓之辨，更不待言矣。案俚俗每於春時，合隣峒男女，束裝來遊，攜手并肩，互歌相答。名曰作劇。有乘時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又每村男女衆多，必設一樓，登必用梯，名曰闌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駐其上，聽其自相諧偶。非卽太

古風俗之現影歟。

第七節 喪葬祭祀

孟子謂（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唐杜氏通典。謂此卽太古之凶禮。蓋棺槨未備之時。固應如此。太古民智未開。其神權之迷信甚深。八蜡始於神農。其祭也。至於迎貓虎。雖重農主義。亦因民也。又秦壹氏嘗正神明之位。神民氏使神民異業。蓋多神教。凡物教之盛行於是時。可意想而知矣。

第八節 歌舞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樂音者。歌之所從出也。歌者。所以補言之不足也。太古之民。言語漸次發達。遂不知不覺。而衍爲聲歌。以發抒其心意。東戶氏時。民間之歌。已能樂而不淫。至祝融氏。聽弇州之鳴鳥。而作樂歌。亦不過以此定爲民間之標準耳。且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葛天氏之樂也。投足則已具有舞之神情矣。陰康氏作樂舞。以救民氣鬱閼。筋骨瑟縮之患。則又注意體育。開後世舞勺舞象之風焉。文子^{精誠}

曰（聽其言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當時之歌詞。傳自民間者。如伏羲網罟之歌。神農豐年之詠。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夏侯元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民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歌辭曰。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播殖之功。辭曰。猗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華實兮濟我生人。猗大帝兮其功如。皆表揚其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蓋自古至今。凡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民間常不能忘。而傳爲歌咏。而網罟豐年。皆關於飲食問題。以此可察知當時民情之趨向矣。

附太古帝王表

循蜚紀

鉅靈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鈎陳氏	黃神氏	征神氏	摯靈氏	大驪氏	鬼驪氏
牟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辰放氏	蜀山氏	脰傀氏	混沌氏	東戶氏	皇覃氏	啓統氏	吉夷氏	儿蓮氏	循章氏
-----	-----	-----	-----	-----	-----	-----	-----	-----	-----

大巢氏 燧人氏

禪通紀

軒轅氏非黃帝 祝融氏 庖犧氏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氏 混敦

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皞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相傳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九頭、五龍、攝提、合雉、運通、敍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佗、十紀。疏佗紀自皇帝始。

第二章 黃帝至夏商

第一節 飲食衣服

飲食不外肉食穀食兩種。尙書益稷謨羹庶膳食鮮食而橘柚酒醴。已登食品。橘柚見禹貢酒爲夏嗜
酒之俗自上倡之。禹雖惡旨酒。而有酎酒之戒。五子而自太康義和及桀皆淫酒於酒。桀竟以此亡國。

殷紂嗜酒。沫土化之。成王封康叔於衛。至命周公作酒誥以警戒之。蓋酒害之中於風俗。非一日矣。其時烹調之法。常用鹽梅爲之助。尙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故割烹要湯。雖係誣聖之言。然亦可見當時之研究烹飪也。育蠶之事始黃帝。而衣裳冠冕。亦起於是時。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文明日啓。則華麗日增。故卽堯時之山龍藻火。知民間之繪繡已工。卽禹時之織文。織貝。織綺。絲紵。元纁。玃組。織纈。等貢物。知民間之紡織已精。其時又有皮服。禹貢。兗州。卉服。也。禹貢孔疏。卉服是草服。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毛罽。禹貢。兗州。織皮爲罽。以供常用。有羽毛。齒革。珠琳。琅玕。以爲服飾。蓋漸洗洪荒之陋矣。

第二節 宮室

宮室之制。起於黃帝。管子。黃帝有合宮。白虎通。黃帝作宮室避寒濕。是也。黃帝又創樓閣明堂之制。漢武帝時方士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帝王世紀。黃帝之時。鳳凰巢於阿閣。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可證。至夏殷時。則宮室更以壯麗爲尙。觀桀殫民財。造瑤宮瑤臺。紂實財鹿臺。爲瑤室玉門。作沙邱宛臺。爲遊宴之所。足見一斑矣。蓋君主之建設。民間常受其影響。以漸爲風氣。故卽其時君主宮室之美。可知民間宮室之不甚相遠也。

秦尊。名祥禮器。噉型飯壺。用達宮廷。厥後世傳其業。闕父入周。猶爲陶正。有自來矣。

第五節 人民之程度

(甲) 民之好惡。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論莒僕篇。(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教之則頑、舍之則鬻、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饕餮。)元愷、四凶、皆出自民間之輿論、舜能舉之去之。遂爲天下所戴。民情大可見矣。近世羣學家言。欲善其羣。必先去一羣之蠹。四凶、民之蠹也。而民惡之。必除之以爲快。已有自善其羣之觀念。且既以貪食、黷貨、不分財、恤窮爲惡、則深惡利己主義。而尙公德。謀公益。均財產。營共同生活之觀念。以掩護、毀信、不可教訓、比醜類、誣盛德爲惡、則注重道德。而保全善類。服從教訓之觀念。社會之裁制。固易於得力也。

民亦仰體其意。注重於進賢。不斤斤於傳子與不傳子也。然以民情之傾向。始得定傳賢傳子之局。其勢力亦不小矣。

夏大康失德。

有窮國名。

有窮。因民弗忍。拒于河。

尙書五子之歌。

夏后相避羿。羿因夏民而代夏政。

少康居綸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卒復禹績。

并見春秋襄公四年及哀元年傳。

蓋凡欲滅

人之國家者。必因其民有鬱而必發之勢。然後從而爲之發動。則其勢自如摧枯而拉朽。湯因夏民有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之語。而始伐夏。湯之未伐夏也。先征葛。因葛伯仇餉而民怨之也。由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後來其蘇。誠有如孟子所謂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紂之無道。小民與爲敵仇。武王伐紂誓師。因引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古言。而直指紂曰。乃爾世仇。以激動民心。遂有倒戈之事。此其明徵也。羿之因夏民代夏政。似後世弄操之所爲。而其因民弗忍。固未嘗不假仁義以煥昧之也。夏民之從之也。偶然也。勉強也。愛國之心未嘗泯也。故少康以夏裔而圖恢復。遂能號召忠義。以一成一旅而建中興。蓋愛國心卽國魂。宜其一呼而凜凜有生氣也。且國之亡也。必有暴君如桀紂以招民怨。然後民離之。夏后相未聞失德。而羿滅其國。民安得不有反正

之意。況卽暴君可惡。而民之惡暴君。尙不如其愛祖國也。紂之凶惡。民可以倒戈。然既爲周民。常有被焉思逞之事。武庚因此畔周。周公東征三年而始克之。宋儒王氏伯厚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既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憐民。不敢有怨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蓋周人對於商民之愛國。不但畏之。而且敬之也。若夫箕子感故宮禾黍。作麥秀之歌。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油油彼發童兮不與我好兮夷齊不食周粟作采薇之歌。史記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山。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哀矣。尤仁人君子所聞而心惻者。

尙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雍者和也。謂風俗大和也。是以擊壤之歌。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康衢之謠。列子堯遊於康衢以察民情有兒童謠曰。帝力何有。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康衢之謠。立我烝民。其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忘帝力順帝則。其戴上之忱。誠有如瞻雲而就日者。華封人之戴舜。而祝舜以富壽多男也。舜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富則多壽。壽則多男。封人曰。天生烝民。必授之以職。多男而授之職。何福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樂彼白雲。適於帝鄉。何好之有。注意於生命財產。及種族之發達。又云多男授職。其目的務使人人各盡其天職。以擔任家庭社會義。

務決不令弟子游惰。致以分利而阻社會之進步。又云。富而分人。其目的在廣布公益公德。如今善堂之類。深有合於今日生計學家。擲母財養勞動者之主義。可爲當日社會思想之代表。以此壽君上。雖南山之頌。何以過之。至於黃帝龍袞之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夏侯元辯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夏禹大化大訓。六府九厚之歌。尚書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厚。而夏道興。鄭注謂此四章皆歌禹之功。皆不能忘其君上之功德。乃作爲歌頌以紀念之也。

（丁）民之參預政事。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人民參預政事也。而其實始於唐虞。尚書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傳蔽。斷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孔疏引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釋先斷人志。然則舜之傳位於禹。固曾謀及庶人也。夏時謀及庶人之事。雖不可考。然禹得洪範之傳。必能施諸實際。若盤庚之誕告有衆。咸造在王庭。尤其彰彰者。總之自唐虞以來。人民有參預政事之能力。可斷言也。

虞帝之教。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夏民之敝。慙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民之敝。蕩而不靜。勝

而無恥。孔子之言。見禮表記。

第六節 婚姻

無同姓異姓之別。如顯頊女女修爲伯益之曾祖母。堯二女嫁舜。皆同姓連婚。是也。娶妻甚早。故三十不娶。便謂之鰥。如尙書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時年方三十。舜是也。一夫娶數婦。姊妹嫁於一夫。無嫡庶之分。如舜妻堯二女。夏少康娶虞思二姚。是也。有贈嫁之畜。如堯以女娶舜。并備牛羊倉廩。是也。至於館甥貳室。乃作壻之韻事。嫁女而天下隨之。堯之相攸尤特別焉。

第七節 喪葬

父母之喪三年。舜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孟子是也。有棺槨。禮檀弓言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般人棺槨。是也。有墳墓。黃帝內傳。帝斬蚩尤。因置墳墓。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皇覽又帝王世紀說同。春秋僖三十二年傳。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尙書牧誓。封比干墓。是也。有墓銘。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之墓。銅盤篆文。有右林左泉。後岡前進云。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引此。是也。夫婦不合葬。禮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

未之從也。鄭注：古者不合葬。孔疏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

第八節 祭祀

黃帝作合宮以祀上帝，接萬靈，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各司其序，使民神異業。自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黎苗也。苗俗信鬼至今猶然。神權迷信，牢不可破。至顓頊時，有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民間乃復故常，不相侵瀆。舜巡狩五嶽，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大概我國古時，以天爲萬能有力之主宰，謂平生所爲事業，悉出於天之支配。遭凶禍，則曰天罰而謝之；遇幸福，則曰天祐而拜之。因此遂有祭天之事，而祭有一定之季節，又有一定之犧牲。然亦有臨時特別祭之者，次於天之祭者，有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等，曰六宗之祀。次於六宗者，有羣神之祭。山川之祭，當時所祭之山川，則爲泰、霍、華、恆、嵩、五嶽、江、淮、河、濟、四瀆。此外蜡及祖先之祭，亦皆備禮焉。其致神之禮，有虞氏尙用氣，般人尙聲。禮郊特性。其祭器，有虞氏有泰尊。夏后氏有山罍，殷有著尊。夏后氏爵以琖，殷以斚。有虞氏俎以梲。夏后氏以厭，殷以楮。夏后氏以裼豆，殷玉豆。其祭品，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均見禮明堂位。又夏書：奠高山大川。孔子告子張以爲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

男。山海經作於禹益。其中每言自某山至某山。其祠之禮用何祈。用何瘞。用何糈。大概米用稌稻牲用雄雞白狗牛羊豕等。玉用圭璋璧等。亦可考見當時祭祀之品物矣。

第九節 養老

養老之禮。始於虞舜。名曰燕禮。夏曰饗禮。殷曰食禮。記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是也。其原因爲憐困難之老人。及恤有功德於國家者而設。以化萬民於慈順。導萬民於孝弟。其養之之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第十節 諺語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梁子對曰。此非夏人之諺乎。以王者之遊爲樂。以王者之不遊爲慮。可想其時下情上達。上德下宣之景象。而君主既出而與民相見。民亦決無驚犯乘輿之事也。後世君主。深宮高拱。常不知稼穡之艱難。加以貪污官吏之匿災。鄉閭清議之衰息。民情風俗。壅於上聞。坐困顛連而無所控訴。讀小雅各什。可以悲矣。間有舉巡方之典者。又復一意遨遊。如秦皇漢武之類。不

注意於民情風俗。官吏供億之費。苛派於民間。侍從需索之物。取辦於閭里。民一聞天子之來。且不勝其惶遽愁苦焉。以視夏民。其忤戚之相去爲何如也。

第三章 周初至周之中葉

第一節 概論

周之始祖后稷。爲中國研究農學之鼻祖。其裔孫太王居豳。雖陶復陶穴。不脫戎狄之俗。然能復修舊業。注重農務。觀詩豳風所詠。可以知矣。故周公常以此示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而周代人民之職業。大抵以農爲本位。太王之遷岐也。漸革陋俗。至於文王。教化大行。國中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二國名由此質成。且南方舊爲苗族之根據地。古稱難化。雖經神禹削平而驅逐之。究爲王化所不及。乃因被文王之化。遂爾風清俗美。今觀詩周南召南所詠。如桃夭篇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江漢篇之前日游女不可復求。行露篇之女子守禮。不能無家強取。摯梅篇之女子貞信。懼見辱於強暴。野有死麕篇之

女子貞潔。不爲強暴所污。可見前日淫亂之俗已革。而強擄人女爲妻之惡俗。亦將不禁而自絕也。又以文王后妃之不妬。而小星江沱。嫡妾無猜。茅苴之和平。蘋蘩之肅穆。皆徵刑于之效。加以周召之制禮宣化。成康之重熙累洽。於是社會之進化。遂有一飛衝天之概。

一切風俗制度。卽當文明之世。亦必略存最初之制。以示不忘古。如古時未有衣裳。人但知蔽前而不蔽後。其後既有衣裳。而仍爲苴以象之。詩所謂赤苴在股。是也。古時未有宮室。至黃帝爲合宮。覆以茅茨。其後明堂之制特隆。而仍略綴以茅。左氏所謂清廟茅屋。是也。古時未有酒醴。而祭用水。其後酒醴既豐。而祭仍用水。禮郊特牲。所謂元酒明水貴五味之本。是也。古時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其後既熟食。而祭仍不廢毛血。禮禮運。所謂薦其毛血。是也。古時狩獵爲生而飲其血。故盟誓皆歃血。器成亦塗以血。其後雖不茹血。而器成及盟誓仍用之。周官所謂鬯寶器。左傳所謂歃血。是也。是亦崇古思想之一斑矣。

第二節 飲食

常食用穀類蔬菜等物。多蒸而食。蔬菜多用羹。又食肉之風亦盛行。魚鳥牛豚羊。稱五鼎之食。當時人

民最嗜好焉。又馬鹿熊狼之類。亦多捕而食之。其製作配合之法。觀禮內則一篇。可得大概矣。飲物有酒醴漿醕等。酒係夏后時儀狄之發明。周時有杜康者。更改良其製造法。大流行於世間。爲燕饗之必須品。朝廷設酒正掌之。醴者。甘酒也。漿醕爲食物之附屬品。此外猶有種種飲料。而茶其最著者也。茶發明於殷周時。周人用之者多。齊宴嬰甚愛賞之。爾雅釋木。檟苦茶。郭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以爲飲。唐皮日休茶經序。以苦茶爲茶。野客叢書說亦同。又夏月用冰。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卽冰室。周禮有凌人掌冰正。是也。

第三節 衣服

衣正色。裳間色。玉詩突而普通之冠用弁。弁。突而大夫士則冠元端。諸侯齋時。用元冠丹組纓。大夫士齋時。元

冠綦組纓。大夫士夕服深衣。士不衣織。不衣狐白。無君者。大夫士不貳采。裘用狐麋羔等獸皮爲之。童

子不裘不帛。其衣緇布。以錦緣之。帶亦錦爲之。玉有衿纓。用雙髮去位。容臭。香物也。槃。小盥等之飾。婦人之命

服。除世婦外。皆從男子。其常服亦用緇絺布錦。其首飾有笄髻。玉瑱。象掃等。凡男女之衣服。多用襲衣。

鄭注內則。襲重衣也。

第四節 階級制度

凡一種族。征服他種族之人民。必加其所征服者以不同等之號。甚則以奴隸待之。如堯典分百姓黎民爲二。百姓。貴族也。國語王公之子弟由天子賜姓以監其官者是謂百姓。黎民。卽苗民。黎。黑色也。猶言黑人。以其爲漢族所征服。故以種色區之爲賤族也。周人之稱殷民爲迷民。饑民。頑民。亦略有此意。是征服之民一級也。印度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次爲毗舍。最下者爲首陀。陀不許五通。婚嫁歐人大率分種。僞貴族。公民。奴隸。四種。奴隸起原。一由罪人。二由鬻身。罪人之爲奴隸。又分二種。有犯重辟而籍其家族爲奴者。周禮秋官爲奴。男子入於春。歲。有無錢贖罪。而爲奴以贖罪者。民人之質。鬻至鬻身爲奴。實因生計窘迫。而其主人率視之爲貨產。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民人之質。鬻至鬻身爲奴。實因生計窘迫。而其主人率視之爲貨產。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宰。卽家臣。而宰字本義。爲罪人在屋下執事者之稱。從宀從辛。辛。罪也。見說文。三國志注引魏略。可證。甸。奴名。奴婢曰質。可證。是奴隸。又一級也。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制。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王族有罪。不卽市。而庶人祭不得立廟。不得行冠禮。葬不爲雨止。貴賤之分甚嚴。是庶人又一級也。周時封建世祿之制備。諸侯之臣下。皆爲世官。故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士以外農工商皆庶人也。然亦設特別之例。凡聰穎異常者。可由農工商之資格而升爲士。農工商中。農居多數。農之秀者爲士。觀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有農斯有士之言而益信。

第五節 家族主義

中國爲宗法社會。故家族政治。自古已嚴。至周尤甚。蓋儒家最注心力於此。正父子兄弟之道。明長幼貴賤之序。嚴男女之別。一家之內。子必從父。婦必從夫。弟必從兄。雖有極重大極緊要之事件。不能破範圍而違其節制。否則加以犯分之惡名。定以不孝不恭不順之大罪。又男女至七歲以上者不得共席。一切物品。不可交相授受。

第六節 名姓氏族之辨

夏禹之世。有名有姓而無字與諡。亦無氏。貴賤皆呼其名不相諱。至周時。呼字之俗起。丈夫二十冠而命字。無稱名者。惟於臣子及幼賤者名之。諡法亦自周始。人死則諱其行以立諡。而諱生時名。有物與死者同名。臣子必易其物名。如晉僖侯名司徒。便廢司徒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便廢司空爲司城。魯申繻謂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是也。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別種族也。氏者。猶家。所以表家門也。故一姓分爲數十百氏。姓之起在太古。據古史。五帝皆有姓。唐虞時種族甚多。有百姓之稱。及周興。姬姓繁衍於華夏。異姓漸絀。然猶有二十餘姓。周衰。姜、辛、媯、隤興。與諸姓相軋。而他姓愈微。氏始

於以地名冠名。自周以前亦有之。然非人人必用之。周時王子王孫。公卿諸侯。大抵以國邑爲氏。後裔雖亡。其地亦襲稱之。諸侯子孫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族。世臣率以邑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族者。氏之支別也。通謂之氏。男子冠名以氏而不稱姓。姓者。婦人所稱也。故其字多從女。如姬姜之屬。及戰國時。婦人亦不稱姓。而姓之用廢。自是以氏族作姓。姓與氏無有異義矣。以邑爲氏如晉韓氏趙氏魏氏之類。以官爲氏如晉士氏及中行氏之類。以字爲氏如鄭子國之後。以國爲氏。子嗣之後。以顯爲氏。

第七節 冠婚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表其有成人之資格也。冠禮爲禮之始。不可不恭敬行之。故先卜日之吉凶。而請人舉行加冠式。至期。冠者之父著禮服。迎加冠之人。而使加其冠於子。又命冠者之字。成人後自稱以名。稱人以字。加冠式既終。有謁親屬之長者。及鄉大夫鄉先生等之禮。婚禮必有媒氏以交通二家。依彼介紹而舉行其禮節者也。其舉行之次第如下。凡娶女先由夫家托贄物於媒氏。納於女之父。謂之納采。女父既承諾。則問女之名。謂之問名。媒氏歸於夫家而卜其吉凶。若吉。則更遣使告之於女父。謂之納吉。納吉之式既終。則納元纁十端。獸皮。即太古時。二枚於女父。爲納婚之約信。謂之納

徵。由是自夫家請求婚禮之期日。謂之請期。至期爲婿者著禮服。乘黑車。往女家親迎其婦。謂之親迎。其時嫡妾之分甚嚴。王之嫡妻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內子。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皆與其夫齊位。羣妾莫敢與爲匹。

周更夏商之制。稱女以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嫁娶不能太早。且不可施於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恐其同也。此其理由。暗與今日生理學家忌早婚。及血屬結婚之理相符合。東西統計家國其民之結婚愈遲。野蠻國反是。故印度人十五而生子者。率以爲常。歐人二十而結婚者甚少。且結婚太早。男女身體神經未發達。生子必痿弱。且早婚不但害於傳種。而亦害於教育。以其身無爲人父任家庭之教育也。漢王吉所謂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史伯所謂氣同則不繼。國語叔詹所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春秋僖公二年傳是也。且中國之始立國也。羣后列據四方。不相混和。王者雖能以德與力盡服九州。然異姓之於王家。既非宗藩之親附者可比。究難泯其競爭。而求其協和。故利用嫁娶以聯合異姓。在當時爲切要之事。從此因仍成俗。遂爲不易之法。

第八節 鄉飲酒養老

鄉飲酒之禮。集一鄉之人而開宴會。今所謂鄉黨親睦會。懇親會者。是其遺意也。其主義重相親睦。相

尊敬。明長幼之序。習賓主之禮。其集會之時。有三年一度者。鄉學生卒業而出仕。時鄉大夫爲主人。鄉之父老爲賓客。其中最老而知禮節者爲上賓。餘爲衆賓。又有一年二度者。州長習射而爲飲也。一年一度者。黨正於習射時開會也。又鄉大夫常會其鄉之賢能而開筵宴。凡宴時。樂人奏詩歌以發揚其志氣。蓋一地方自治之現象也。養老自五十歲者始。五十歲以上。每增十歲者。用最殷勤之禮。養之於大學或小學。然非終身恩給。一年中七次招集之。使學士親目擊之。謀風教之陶冶。與鄉飲同爲良法。

第九節 喪葬

喪葬之禮節。皆整頓於周。由貴賤親疏。而有種種差別。其用情之厚。世界所未見也。周公立制。節目詳備。哭泣辟踊皆有法。人死則必先復。復者。招魂之禮也。又有沐浴、飯含、小斂、大斂之禮。凡居父母君師之喪。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貴賤上下之別。皆以三年爲定例。父母之喪曰制喪。君之喪曰方喪。師之喪曰心喪。今由親疏論其差異。父母之喪。著斬衰之服二十五月。謂之三年之喪。其次祖父母、伯叔父母、昆弟之喪。著齊衰之服十三月。謂之期喪。又次爲從父昆弟之喪。著大功之服九月。又次爲再從昆弟、外祖父母之喪。著小功之服五月。又次爲三從昆弟之喪。著緦麻之服三月。王崩。羣臣諸侯皆居喪。

三年。嗣王不親政。謂之諒闇。百官皆聽於冢宰。諸侯薨亦如之。葬式之差別。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殯。五月葬。大夫士三日殯。三月或踰月葬。而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葬同盟至。大夫士葬同位至。庶人葬族黨相會。棺槨衣衾。自天子至於庶人。務盡其美。棺厚五寸。槨稱之。而其作法。天子四重。諸侯三重。皆用松。大夫二重用柏。庶人一重用雜木。葬之時有挽歌。見於檀弓。春秋。莊子。列子。等書。禮記。檀弓。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繞讀曰拂。引柩索。驅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柩驅者。爲人用力也。列子。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曾引春秋。莊子。二事。以辨挽歌之非始於田橫之客。

第十節 祭祀

國之大事。祀居其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澤、皆神而祭之。不營神祠。不設神像。或作主。或望祭之。有大采朝日。小采夕月之禮。以日月之食。及山崩川竭爲災變。必有以禁之。大夫祭宗廟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此等之祭有四時。春日祠。夏日禘。秋日嘗。冬曰烝。庶人祭品。春用韭。夏用麥。秋用黍。冬用稻。始祖之廟。其主百世不遷。遷主所藏之廟曰祧祖廟。親盡則遷其主於祧。而致新主於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祭於寢。

第十一節 蠱毒

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隱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謂蠱毒之類。皆爲方隱。庶氏掌除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是周時已有蠱毒也。按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取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噬。餘一種存之。蛇則曰蛇毒。虱則曰虱毒。欲以殺人。因入人腹中。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蓄者自種其害。累世子孫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者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後其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蠱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痛蠱行暉者也。大抵蠱毒起於野蠻時代。及世界文明。則惟野番之俗行之。蠱之字上從蟲下從皿。皿內多蟲。蠱之所由製也。伏羲重卦。卽有蠱卦。孔穎達易正義引褚氏云。蠱者。惑也。春秋昭元年傳。秦醫和謂晉侯之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亦引易女惑男謂之蠱爲證。蓋中蠱毒者。必迷惑不省人事。故惑爲蠱字應有之義。由蠱之有惑義。可推知伏羲重卦之蠱。卽蠱毒之蠱。而蠱毒不自周時始矣。此蠱毒起於野蠻時代之說也。至於野番之行蠱毒。則今黔粵之苗黎最著焉。然粵地之胡蔓草麻藥。亦蠱毒之類也。胡蔓草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邇來品

彙益盛。花葉異常。不獨郊外。雖邑中亦在在有之。凶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真妖物也。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與人鬩。置毒於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麻藥置酒中。飲後昏不知人。富室每誘小民飲之以奪其貨財。然醒後不死。亦惡物也。范石湖集。有治蠱毒之方。嶺南衛生方。有治胡蔓草毒之法。皆問俗者所宜加意者耳。然今之鴉片。亦蠱毒之類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蓋自明以前。上不稱於史傳。下無聞於私家記錄。而流行之速。倏忽遍於內地。燦人之膏血。喪人之志氣。陷全國民族於氣息奄奄。不生不死之中。少之則以敗家。大之至於亡國。雖有識者正告之以如何之毒。而懵然不一悟。或悟而不能自拔。前者林文忠公既徒費苦心。今者朝廷雖大申吃煙之禁。而我煙民之沈夢如故。此種人若與之語及蠱毒。則咸畏之如蛇蝎虎豹。獨於幾千萬倍於蠱毒者。自吸之而自安之。蝕蛾巢燕。甘心走入死地也。悲夫。

第十二節 言語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

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女子謂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舅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妻爲庶母。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姪。後生爲姊。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生則曰君舅。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釋詁如往也。按如卽奴字。婦女在內必藉奴傳出入之言。故從女從口。卽走信的人。故訓往也。如各亦卽奴字。從口猶有如義。謂供奔走者。各加足則爲路。路亦走路的人。變務之絲從各以奴稱之也。洛水出於潞地。故洛亦從各。知各之爲奴。而如之爲奴益確。今吾江西萬載土語。尙讀如爲奴。

作爾雅釋言作爲也。按作卽做字。詩小雅采芣采芣亦作止。曰歸。歸亦其止。莫卽今之暮字。作與莫叶韻。故作卽做字也。後漢書廉范傳。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同亦。

胡詩狼跋其胡。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胡考之休注。疏家皆訓爲鬍。考按胡從月。從古。月。胡古老也。老人頷上月常下垂。與狼老之垂胡者同。蓋微也。胡加彭則爲鬍。鬍也。老人有鬍也。

吳詩周頌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按吳大呼也。古音我瓜切。與吳圭字同。蛙之從圭以聲大也。勺象頭不正之形。口出聲大。頭必不正。故吳從勺也。吳加虎則爲虤。虤戴虎冠也。戴虎冠而大呼。猶是喧譁。

楊之義吳虞字古通用。漢書武帝紀引不吳不敖。作不虞。不驚。釋名吳虞也。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用修謂吳古虞字。省文如虞之省爲乎。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稱大吳小吳。吾詳稱吳松爲

吳松

舟詩大雅公劉章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琫容刀。毛傳舟帶也。按舟與刀倒字義同。詩曾不容刀。毛傳舟翹小舟也。古人帶刀常倒挂。舟之行舟子常倒走。故謂舟爲刀倒之義也。舟有酬義。以交字證之。受

之受即擇梅之標標取爲求妙切今人謂以物件標（倭）人即此字中加一舟也舟不時往還操者禮尚往還酬報之也亦含劍意且何以舟之下文即韓琦容刀刀固須劍挂也劍挂即帶也又舟之行或三五艘或十數艘前後以環索相連亦帶之義也

選左傳過曰撫選而吾詳語亦同但詳若選

批國語軍無稅政吾詳語面鄙薄人或謂人言不是皆

梓曰梓而蘇州謂以手執人曰梓

眠姪眠莫與切庭徒與切列子眠姪誣諉眠姪

璞鼠曰買璞乎鄭買曰欲之出其璞乃腐鼠也

妻子謂妻也詩妻子好合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

月半饑禮士喪禮月中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後人以十五爲月牛牛本此又周禮大司樂

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

隴種顧氏日知錄案荀子角鹿墮隴種東籬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意今考之舊唐

軍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失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

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今江浙間尙有怪怪龍東之語

鹽去聲以離醢物也。禮內則屑桂與薑以醢諸上而鹽之。

火司馬法人人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與一火猶人人珠之人人也按卽俗謂火伴古水關詩出門火看火伴唐書兵志府兵十人爲火火有長驍騎十人爲火五火爲團通典兵制五人爲烈烈有頭目

二烈爲火立火子五火爲隊

恙爾雅釋詁恙憂也疏恙者聘禮云公問君實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郭云今人云無恙謂無憂恙也又噬蟲善食人心風俗通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如戰國策趙威

后問齊使曰王亦無恙及說苑無恙侯語倉庚曰擊無恙前漢書武帝報公孫宏曰何恙不已晉書文苑顧愷之與殷仲堪美布帆無恙隋書日本遣使致書皇帝無恙皆問勞之辭也音漾楚辭九辯

還及君之無恙音羊

孟浪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徐邈讀莽則向秀讀漫潮集韻孟浪猶較略也一曰不精要之貌

步行管子步行者雜文采又淮南子爲車者步行

彊梁莊子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又揚子君子彊梁以健彊梁小入彊梁以力詩武人東征旂荆舒彊梁而難服

多事莊子堯曰宮則多事韓非子喜之則多事魏書斛斯椿傳椿狹猾多事

家事左傳趙孟對子木曰夫子之家事治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合家事於內朝又史記趙奢傳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楚辭曰些沈存中謂梵語薩縛阿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

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使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詞。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皆用些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其餘見於爾雅者不可枚舉。

第二編 駁雜時代

第一章 春秋戰國

第一節 概論

先儒謂風之變也。匹夫匹婦得以諷刺。蓋詩國風所咏。多係春秋時事。其美善刺惡。猶存三代之直道。與春秋一書之筆削。無甚差異。至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王者之天下。變而爲霸者之天下。霸者之天下。變而爲七雄之天下。覘世變者。每不勝匪風下泉之思焉。然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李康運命論。所謂辨詐之僞。成於七國者也。蓋至七國時。文武周公之禮樂刑政。既蕩然掃地。攻伐爭鬪。較春秋尤甚。詐力權謀。公行而無所諱憚。脫仁義道德之假相。而露出弱肉強食之真面目。英雄豪傑。互相見於戰爭場裏。演極慘烈之活劇。諸侯自稱王號。各不相下。周雖有其名。而天下早已無王矣。然則以春秋較諸戰國。猶覺彼勝於此。今以國風證之。葛屨彼汾。見魏俗之勤儉而褊急。蟋蟀山樞。見唐俗之勤儉而質樸。小戎無衣。見秦俗之尙武。而女子亦知勤王。緇衣同車。見鄭俗之愛賢而好德。宛如好色。干旄之美下賢也。羔裘之重司直也。伐檀之志不素餐也。素冠之思終喪人也。凱風陟岵之慕孝子也。芄蘭之戒童子躡等也。揚之水之戒偏重外戚也。采芣防有

鵠巢之刺讒賊也。皆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以視戰國之薄俗何如哉。

第二節 階級制度之破壞

周代階級之制甚嚴。至孔子作春秋始譏世卿。武氏任叔之子以等貴族於平民。自是用入亦漸不拘資格。如楚舉申鮮虞於僕賃。晉舉屠蒯於庖廚。管仲之舉盜。晏子之舉囚。趙文子舉管庫之士。公叔文子舉家臣。是也。至於甯戚以飯牛歌干齊桓。其歌中有云大臣在汝側。吾將與汝適楚國。已開戰國策士之漸焉。戰國則門閥之風蕩然掃地。或由匹夫而爲將相。或朝貧賤而暮公侯。或起自刑餘。或出於盜藪。不論新舊。不問親疎。苟有奇才異能。雖仇必用。雖姦必薦。加之羣雄割據方隅。各自掌握立法行政之權。故士之求顯頭角者。甲國不用。去而之乙國。或昨日爲逃亡之羈旅。今日爲榮譽之宰相。以左右其國大政。蓋一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社會也。

第三節 義俠

昔太史公之傳游俠也。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專以身趨人之急。或借交報仇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實有足多。且引季次、原憲、以爲標準。蓋有慨乎其言之也。游俠之風。倡自春秋。盛於戰國。春秋之時。晉

有公孫杵臼程嬰史記趙世家晉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之妻爲晉成公姊匿於公宮有遺腹子名兒杵臼乃抱他人嬰兒爲趙孤誘屠岸賈殺之朔之客公孫杵臼與朔之友程嬰合謀以死保趙氏孤趙氏真孤得以保全後趙趙孤誘屠岸賈殺之畢陽晉語晉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秦有
 偃息仲行鍼虎秦穆公卒三良殉葬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歷代史家對於此事未免憐惟東坡咏秦穆公葬本鄭箋自殺之說謂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良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吳有專諸云云則三良亦義俠之士矣皆可謂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者戰國時代強力輕死之風尤甚
 故任俠刺客如預讓要離墨子孟勝徐弱聶政蘭相如信陵君朱亥毛遂魯仲連王蠋虞卿平原君唐
 雎縮高荊軻高漸離田光樊於期輩皆先人後己勇悍堅卓其輕死重義之風操若能盡軌於正固可
 使社會上無不平之事也

第四節 遊說

春秋之世。各國多用客卿。如巫臣適吳以病楚。伍員強吳以入郢。晉用楚之亡臣。而聲子發楚材晉用之。歎是也。若春秋之末。至於戰國。則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之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道。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使。姦人六萬家於薛。齊之覆下談者亦千

人。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皆致客無數。非以此自豪也。因當時競爭劇烈，惟以得人才爲第一義。故苟有一技一藝之長，能利於國家者，則不論貴賤，不問親疏，皆招之爲國家之顧問。就中有說士、有劍客、有力士，其種類雖不少，要皆留意於政治上。蓋評論政治之得失，爲民間之政談家也。其能力可以裁決政務，及畫種種之計略，是故以賓禮待之。則常收非常之效。否則煽動民間，或去而益資敵國。因此一時說客勢力，轟震天下。隨處惟恐其奉養之不足。國君卿相，以多致賢能之士爲名譽。彼孟嘗、平原、信陵、春申諸君，有賢公子之價值者，皆以說客之多購之也。

第五節 周末之學風

周室既衰，官失其職。官守之學術，一變而爲師儒之學術。且階級既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其傳播也最速，其發達也更捷。蓋當時言論自由，九流百家，各具有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範圍天下。孔子爲諸子之卓，遂創立儒教，以集其大成。教爲儒教，則其書自爲儒書。猶今稱二教書爲佛典道藏也。故後漢時王充著論衡，猶以六經傳記爲儒書。孔子之沒也，儒書大行於齊魯之間。魯人皆從儒教，而齊之民間亦傳習之。如今之信教自由，不能

禁止。然齊人猶有忌之者。春秋哀二十一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
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蓋忌之之辭也。自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子創教。互相
攻擊。而攻儒尤甚。如春秋時叔孫武叔。微生畝。荷蕢。接輿。長沮。桀溺。丈人之攻儒。均見於論語。若楚子
西沮昭王書社之封。齊晏子諫景公以尼谿田封孔子。二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子桑伯子之答門人曰。其質美而
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說苑修文篇。尤其彰彰者也。戰國則墨子攻儒。以久喪厚葬爲第一義。見墨子非儒篇淮南子汎論訓。孟子將行道而有臧倉之沮。尹士之譏。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從孟子三年喪服之制。許行欲以並
耕之道勝孟子。好事者至誣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莊子。商君。鄒衍。尹文子。攻儒尤力。然
於孔子之教無損也。但當時九流百家。既各抱宗旨。自必有一得之長。雖孔子之教不能掩之。此墨子
所以竟與孔子中分天下。而班氏藝文志。亦謂九流爲六經之支與流裔。不能廢也。然則周末之學界。
已呈光明燦爛之景象矣。

第六節 周末人民之程度

(甲) 民德。齊民貪羸而好勇。楚民輕果而賊。越民愚疾而垢。秦民貪戾而罔事。齊晉之民。諂諛欺

詐巧佞而好利。燕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管子地員篇宋民簡易而好正。管子地員篇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可威以

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淮南子要略訓此其大較也。又賈生之論秦俗曰。商君遺禮義。

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數歲。秦俗日敝。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

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嗚呼。即賈生此言。可以

代表戰國之民德矣。惡直醜正。各國皆同。如齊之國子。晉之伯宗。皆以好直言而不見容。是也。貪縱奢

侈之風。由士大夫倡之。如晉欒黶。羊舌肸。齊慶封。鄭伯有。齊子旗。子良等。民間大受其影響。故人皆求

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鄭伯張則謂貴而能貧。晉卻缺則思賤而有恥。子產治鄭。予

忠儉而斃。秦侈者。亦欲以挽斯弊也。

淫亂無恥。以鄭衛爲最。陳次之。各國亦不甚相遠。考之詩。國風衛俗之淫亂。至於男女相約。俟於城隅。

婚姻動懷。遠其父母。鄭俗之淫亂。至於遵大路而攬人祛。相輕薄而謂爲子都。狂且狡童。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東門章。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其穢褻已全神如繪。陳俗之淫亂。至於女不續麻。而赴男女歌

舞之會。謂所私爲予美。佼人。而不勝其愛。惟恐其或間。女之思男。有時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嗚呼。何其

淫。

無恥之甚也。及以春秋考之。而知其淫亂無恥。固皆自上倡之。蓋春秋之世。男女雜亂。怪狀百出。有上

淫者。桓十六年傳。衛宣姜其庶母夷姜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其庶母齊姜僅十五年傳。晉惠公有奪

子婦者。桓十六年傳。衛宣姜其子伋妻於齊而自取之。昭有奪昆弟之妻者。文七年。晉穆伯爲襄有易

內而飲酒者。襄二十八年傳。有彼此通室者。昭二十八年傳。有妻好淫而夫縱之者。桓十八年傳。桓遂

四年傳。衛侯爲夫有兄弟姊妹相亂者。齊桓之有欲奪人妻而先滅人國。因奪人妻而自殺其身者。莊

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取息嬀。襄二十二年傳。鄭游飯將如晉而以奪妻見殺。有君臣同淫一婦者。陳以及周襄王狄后與夫弟叔帶通。十四

年傳。魯莊公哀姜與夫弟慶父通。閔二年傳。齊聲孟子與大夫慶克通。成十七年傳。魯穆姜與大夫叔孫僑如通。十

六年傳。晉驪姬與優人通。國魯季公鳥之妻與襄人通。昭二十五年傳。晉欒桓子之妻與室老通。襄二十

家。下及士大夫家。內室穢亂。毫不爲怪。於是庶子烝母。孫烝祖母。及以兄嫂爲妻。竟出自國人之贊成。

閔二年傳。齊人強招伯。即頑。燕於宣姜。文十六年傳。宋人奉公子鮑以。因此時之人民。更爲知世

其祖母襄夫人哀十一年傳。衛大叔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遠使室其妻孔靖。此時之人民。更爲知世

間上有所謂廉恥者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無怪民人之淫亂也。或謂中國人民之所以淫亂。實由於

男女之界太嚴。女子不常與賓客交際。故男子以得見女子爲異數。且女學未興。女子殆無知識。男子

因視女子爲消磨塊壘。活動精神之一物。所以男女之界益嚴。而淫亂愈甚。方今歐美文明之國。女學盛興。男女相近。毫不爲異。且以女子充男學堂教師。充病院看護婦。充郵便、火車、工場、商店、旅館、浴室等之委員、司事、寫生、傭工。朝夕與男子接近。而犯姦凶殺之事絕少。雖其男子程度較中國爲高。亦所以開放之者有術也。彼越王句踐。輸淫佚過犯之寡婦於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吳越春秋固與漢高、淮南之鼓舞英雄。同一手段。漢高祖待英布帷帳宮室擬於王者淮南王異國中國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娶之而誨淫實甚焉。然則發達女學。其禁淫之本務矣。

(乙)輿論。輿論莫備於詩。詩人之刺惡。雖以國君貴族之勢力。亦言之無所諱忌。斯真三代之直道。中流之砥柱也。若夫惡執政之非時興作。而有澤門之謳。左襄十七年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事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賢實與惡責軍之將而有于思之歌。朱儒之誦。左宣二年傳鄭伐宋宋師敗績因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辟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音思。左襄四年傳祁人莒人伐祁。城紇救。祁人敗於孤駘。國人誦之曰。城之孤。我於孤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孔子治魯。而廢裘章甫。前後異辭。子產治鄭。而執殺誰嗣。毀譽迭至。家語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於鄭孔子治魯而廢裘章甫前後異辭子產治鄭而執殺誰嗣毀譽迭至家語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釋之。喪葬。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誦之曰。我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左襄三十年傳鄭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亦足見輿論之一斑矣。鄭國之輿論，集於鄉校。子產不毀鄉校，與人民以議政之權。其卓識為何如哉？戰國時說客實爲輿論之代表。故民間輿論，無可表見焉。

（丙）憂國愛國。園桃憂小國之無政，黍離憫周室之顛覆，匪風瞻周道，歎天下之無王，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無霸。此非可泣可歌之詩乎？公山不狃曰：君子遠不適仇國，所託也則隱。此非仁人君子之言乎？考春秋亡國五十二，其間仁人義士不少，而能復國仇者，惟遂之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及申包胥而已。然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無補於遂國之亡，而包胥則能使楚國亡而復存。其堅苦卓絕一片熱誠，固春秋時之不可多得者。宋儒王伯厚氏，以比張子房，洵不誣也。至於盟向之民，不肯歸鄭，桓七年，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僖廿五年，事雖未成，志足悲已。戰國則魯仲連、王蠋、荊卿、燕太子丹輩，尤具愛國之熱誠。至楚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乃有三戶亡秦之說。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羽，言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月亡秦，必楚。孔穎達正義：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屈子以諷見黜，仍惓惓於楚國，所作離騷，憂國愛國之心，溢於言表，悽惻動人，影響所及，流風所被，不可消滅。所以秦僅二世而覆，秦之師竟發起於楚人也。

第七節 婚姻廢禮及春秋時變禮之始

鄭風丰兮篇。序刺亂也。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之。思復從之。其失在女子也。陳風東門之楊篇。序略同。齊風俟著篇。朱子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唐風綢繆篇。朱子謂國亂民貧。婚姻失時。御纂詩義折中。憫貧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然則婚禮之廢也。非一日矣。是故先配而後祖。則有鄭公子忽。左昭八年傳私約私奔。則有魚莊公之從孟任。莊三十一年傳魯泉邱人女之奔孟僖子。左昭十年傳鄖陽封人女之奔楚平王。左昭十年傳聲伯之母無媒禮。叔姬之嫁以強從。左宣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以齊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甚至奪人之妻。而轉嫁他人。左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婢。生聲伯而出之。嫁與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哀以歸。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晉卻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審施氏。嬖以與之。主張人之出其妻。而妻以己女。左哀十一年傳衛大叔疾初娶于宋子。其無禮極矣。然鄭徐吾犯之妹與楚季芊。尚不失爲自由結婚。左昭元年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之曰。子皆信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南即公孫楚定公五年楚子入於鄖。傳王將嫁季芊。季固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責我矣。以妻鍾建。定四年吳入鄖。傳王奔鄖。鍾建責季芊。季固文明國所不禁者。

禮記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卜園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

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狐駘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殯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皆記變禮之始。左傳隱五年。始用六佾。僖三十三年。晉於是始墨。成二年始厚葬。始用殉。襄四年。魯於是乎始墨。襄十一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昭十年。始用人於臺社。定八年。魯於是乎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又禮坊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則歎息於禮之所由變。所由廢焉。孔子惡始作俑者。以始之不謹。未流不勝其弊也。

第八節 淫祀漸興

春秋以降。陰陽家言。風靡一世。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而鬼神之說尤盛。以故

淫祀慚興。如鐘巫、岡山、楊宮、實沈、臺駘、次睢之社等，不可枚舉。裨竈、梓慎之流，大揚其波。雖有孔子產之力持正論，不足以關之也。嗚呼！此秦漢方士之所由來歟。

第九節 諺語見道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宣十五年晉伯宗引古語 欲人之自量也。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左昭七年晉伯宗引 欲人之慎所守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桓十年虞叔引 戒人之貪財也。室於怒市於色。左昭二十五年楚令尹子穀引 戒人之遷怒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僖五年虞臣宮之奇引 戒人之無團體也。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左宣十五年晉伯宗引 望人之恢宏度量也。無過亂門。左昭十八年鄭子產引 惡人之作亂，教人之遠亂也。庇焉而縱尋斧。左文七年宋樂豫引 欲人之慎重恩怨也。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左宣十五年楚申叔時引 欲人之不爲己甚也。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左文十七年鄭子家引 戒人之柔懦退縮，所以喚起冒險精神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左閔元年齊子思引 欲人正其心術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左昭七年齊韓宣子引 戒人之不修先業也。狼子野心。左宣四年楚令尹子文引 喻小兒之不可教。卽荀子性惡之說也。鹿死不擇音。音卽薛字左文十 欲人之輕死。蓋畏死者則必多所擇而遲回也。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左隱十一年魯羽父引 言寶之不能侵主權也。獸惡其網

民怨其上。國語單引言上無道則招民怨也。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國語伶州鳩引言衆怒難犯。人言可畏也。狐莖之而狐挖之。國語言反覆無常也。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衛彪模引言爲惡易爲善難也。生相憐死相捐。列子楊朱引欲人之不背死亡也。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蓋以爲無婚宦二事。不過流於枯槁。若衣食決不可無。衣食可無。則不必有君以制治。有臣以佐治。人類同於草木。不久將歸於漸滅也。甯爲雞口無爲牛後。戰國策蘇秦說韓引戒人之無志進取。而勸人發憤爲雄也。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國策張儀說秦引欲人早斷禍根也。

第十節 隱語之起原

隱語始於春秋麥麴鞠窮之語。宣十二年傳及首山庚癸之呼。哀十三年傳至齊威王之喜隱。淳于髡以隱說之。見史記滑稽傳。卽後世之所謂謎。許氏說文。謎。隱語也。演繁露。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卽伍舉、東方朔、謂之隱者是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文心雕龍。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通互其辭使昏迷也。然則謎自周末已有。不過至今日而俗間盛行耳。

第二章 兩漢

第一節 概論

以後人述古代風俗。不如當時人自述之切也。漢人自述當時風俗。以史記貨殖傳爲最確。漢書地理志微有增益。然究不離史記範圍。今摘貨殖傳。而以班志之增益者附下。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有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遷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治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郡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人其益玩巧而事末也。（班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任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

湊。浮食者多。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傲。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先。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陋。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夫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人民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嗇儉事。（班志。河內既遠唐叔之風。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意爲商賈。不好仕宦。鄭士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伎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趙武靈王益勵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民俗儼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

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班志）大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當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定襄、雲中、五原、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

鄭衛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漢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班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稀。數被寇。大與趙代俗類。而民凋悍少慮。（班志）初燕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其俗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班志）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姓故其俗彌侈。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其失夸

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其中具五民。而鄭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班志、輿記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俗。）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臠。（班志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而山陽爲姦盜。）

以上北方風俗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班志、始楚賢臣屈原。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

至漢有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有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安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九嶷、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尙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其俗雜好事。業多賈。

以上南方風俗

以上南方風俗

此漢代風俗之大略也。惟西漢重勢利。東漢多氣節。又爲談當時風俗者所不可不知。

第二節 飲食

漢人飲食。除穀類茶酒外。尚有糲

始續於齊光武，謂

餅、帝續作漢麻書餅。續

饅頭、

事物紀原謂麵粉始於諸葛亮。

學齋帖。王莽之
始有。賤麵之交。之

屬以供小餐。其普通製作飲食之

之法、率以鹽豉、

見宋玉九辯

大苦鹹酸注
前漢食貨志

及
醋、
但漢
醋武

佐其烹調。蜜

及蔗汁、

玉蜜
大見
招漢
前武
漢內

郊傳。祀。歌。亦。作。柘。

東。枯槁見宋助。

其滋味。其香

也香
菜
其

製作肉食。別有燒割之一法。劉熙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食。是也。喜食犬。故屠狗之

事。豪傑亦爲之。嗜酒之風太甚。高祖初定天下。廷臣飲酒爭功。高祖頗爲厭之。武帝乃權酒酤。昭帝罷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以嚴其禁。然未幾而禁弛。羣飲之風如故。求如邴原而酒禁之弛實蓋越於此孝宣以後時禁時開。之遊學未嘗飲酒。既不可多得。求如諸葛武侯之治蜀路無醉人尤難數觀云。

第三節 衣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曰。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漢書音義弋厚也。綈綈也。革鳥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後漢書注。今疊布也。卽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箛中女布。說文曰。紈。文縞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燕布之品有三。有燕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箛中黃犀潤一端。數金。荆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買布爲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石山。謂隱起爲山。前書禮志。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可知當日衣服之好尚矣。然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沈約宋書禮志。今觀鄭康成。韋彪。馮衍。鮑永。周磐。符融。及逸民韓康。等傳可知。蓋輕視冠冕。以灑脫爲高。不但開陶靖節角巾之一派。亦魏晉清談輕脫之雛影也。衣服之材料。多用布綾。西京雜記。羅。靈洞冥記。及郭紗段綰。蔡邕傳。絹。葛麻。錦繡冠之類。有幘。蔡邕傳。後漢典服志。有帽。

劉熙有布巾。急就篇古者士夫有冠。無巾。惟庶人有之。婦人則有冠子。事物始原。衣之類有汗衫。中華古有襖。物有襖肚。古今註。武裳之類有袴褶。與服雜事。有袴。明張蒼疑襪。古人謂皆無有抱腹。劉熙釋名。抱腹上下有帶。履之類。帝裳之類有袴褶。始漢武時。有袴。袴襪之有袴起自漢昭帝。有抱腹。抱腹其服上無袴者也。履之類。有履。有舄。有不借也。草履有伏虎頭鞋。中華古婦人之首飾有五采通草花。物原。呂有面花。西陽雜俎。而。桓褐則爲賤者之衣。漢書賈禹傳。額註。桓者謂重。襪衣則爲廚人之服。中華古今註。廚人。漢衣。斷徒。進食者或服之。黃僊絲。憤青。所者布衣。襪。毛布之衣也。襪衣則爲廚人之服。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樂與。構。加襪衣見武帝。廚人服也。餘均與秦以上同。

第四節 仕宦之一斑

漢人勢利頗重。權倖交橫。人輕犯法。仕途滯難。行私罔上。詐僞相傾。觀元帝時賈禹奏言風俗。略謂、
(武帝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夸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上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居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鯨鯢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戾。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

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仲長統昌言有曰。豪人貨殖。樂過封君。勢侔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及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有賂遺。平準書甚言捐納之濫。可以見矣。

第五節 任俠刺客

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尙。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漢初有田橫之客五百人。及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而灌夫、汲黯、鄭當時、朱轡、樓護、陳遵等。并以喜任俠稱。馴至東漢。其風益盛。杜季良傳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雖馬文淵傳亦愛之重之。而耿弇父況。至以俠游爲字。其街董卓段熲賈淑李因之子雙等亦好任俠可想見當日之習尙矣。時尤慕荊軻之風。公孫述曾遣刺客制來歙、岑彭之死命。馬文淵之對光武有云。臣今遠來。陛下安知非刺客。而誕易若是。則以刺客之多。宜勸色相戒也。且漢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習尙。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

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固喬本傳第五種爲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於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後漢種傳太原守劉瓚。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瓚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瓚傳此盡力於所事。以行其義俠者也。至若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則有傅奕、李恂、樂恢、桓典、荀爽諸人。以讓爵爲高。則有韋元成、鄧彪、劉愷、桓郁、丁鴻、郭賀、徐賀諸人。輕生報仇。則有何容、鄧惲諸人。皆由任俠好氣。已成習尚。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能舉世以此相高。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撐拄傾危。以視名節絕少之國。國亡而奄奄無生氣者。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矣。

第六節 家法

蕭相國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史記蕭相國世家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前漢石奮傳而疏廣之示子孫。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之語。後世以爲名言。馬援之以

書戒姪也。令其效龍伯高之敦厚周慎。而勿效杜季良之豪俠好義。此等謹飭之論。是亦士大夫教正其子弟驕縱者之一法也。後漢黨錮傳。范滂以黨錮逮捕。其母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夫滂母一婦人女子耳。而能勵其子以忠義。以此見滂之成立有自。而又可徵當時風俗之厚也。若夫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調。其無恥已達極點。前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始爲郡吏以高第至右扶風。定國爲御史病將死召其子成教戒於牀下語至夜中成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欲杖之成曰具曉所言大槪教成調也。霍光不能治其家。後竟遭族滅之禍。前漢霍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光子禹兄孫雲山皆貴雲山井構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請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顯欲貴其女試宣帝許皇后光不忍殺舉光薨後語稍泄後顯禹雲山與范明友鄧廣漢謀廢立事覺伏誅顯光之妻也。居家者可不戒哉。

第七節 分居

漢人以分居爲惡俗。如太史公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傳賈誼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前漢賈誼傳班氏地理志云。河內薄恩禮。好生分。潁川好爭訟生分。黃

韓、延化以爲俗。皆以分居爲國俗之敝也。漢桓帝之時。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

廉父別居。抱朴子。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書。應劭風俗通。所謂兄弟同居爲

上也。以分居爲惡。同居爲美。已成社會上普通之觀念。惟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囊中裝

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不但可謂之達。其卓識固有與今日生計學理相合者。蓋同居共

財。最長子弟之倚賴性。子弟之衣食常仰給於父兄。遂至不能生利。而僅能分利。故有子弟益多。而父

兄益困。父兄匱乏。而子弟因之以無賴者。誠使胥天下之父兄。而主張同居共財。是將胥天下之子弟

而爲分利之人也。胥天下之父兄。因同居共財而困難。是將胥天下之子弟而歸於無賴也。豈非大戾

於生計學理耶。若北魏裴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瞻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唐姚崇遺

令。以達官身後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做陸生之意。預爲分定以絕其後爭。斯亦不暮

同居共財之虛名。而務求切實者。

又按分居之俗。自來君主及士大夫。皆不以爲然。如唐肅宗。乾元元年。元宗。天寶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

紹二年。太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遼聖宗。統和元年。皆下詔禁止。或論罪。隋盧思道聘陳。以詩

八月詔。太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遼聖宗。統和元年。皆下詔禁止。或論罪。隋盧思道聘陳。以詩

嘲南人。有共餽分炊飯。同鑪各煮魚之句。唐李義山雜纂。以父母在。索要分析爲愚昧。宋劉安世勅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理。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祖父未葬。不得別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顧亭林痛斥江南之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日知錄。是已。柴氏紹炳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椿、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并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於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不害爲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其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耳。至於父子別籍。若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是則惡孽之大者。然則分居未嘗不美。惟三國志所言冀州之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顧氏日知錄所言。江浙之俗。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則真惡俗也。

第八節 居鄉

漢士大夫居鄉。若召馴之德行。恂恂。後漢召馴傳。馴字伯春。徵國不拘小節。張湛之詳言正色。後漢張湛好禮。動止有則。及在鄉黨。許劭之品題。鄉黨人物。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譏論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皇甫規之退汚吏而進自好之士。後漢王符傳。符傳遺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遂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守者。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誰王烈之羹乎。有頃。鄉人王符至。規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臠。按王烈之化盜。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曰。利哉。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告烈。乃先盜牛者也。郭林宗之化凶德爲善良。後漢賈淑傳。郭林宗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之者也。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用。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司馬均。陳實。蔡衍之平爭訟。後漢賈逵傳。東萊司馬均字少寶。安實好學。隱居教。營救爲閭里所稱。司馬均。陳實。蔡衍傳。衍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詣衍決之。所平處皆曰。無怨。有不直者。終無敢言。視卽盟誓也。言令於少寶之前。發誓也。陳寔傳。寔在鄉里。平心事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蔡衍傳。衍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詣衍決之。所平處皆曰。無怨。有足多者。後漢書杜密傳。密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實。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胡氏讀史管見曰。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鄉里之式。若密者。非惟患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能容之耳。○愚謂劉勝居鄉。猶效袁盎。張敖。龍述。杜密居鄉。猶效陳遵。杜葆。爲劉

勝易爲杜密難。蓋惡直醜正之風。久行於世。劉勝之流。不失爲鄉愿伎倆。而偏與鄉里相宜。且居鄉而欲自見才具。遇事干涉。未免迹近武斷。常授贊議者以口實。杜密雖不至於武斷。而惡之者固多也。三代之盛治。始於鄉。全恃一二賢有力者。集鄉人而謀地方自治。若人盡如劉勝。則社會之事。誰與肩任。明高忠憲答朱平涵居鄉書。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我君。處江湖之遠。無事不爲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夫處江湖之遠而憂君爲民。其不能如鄉愿之流。一意沽鄉人之譽也。不待智者而知矣。劉勝者乃規避取巧之徒。焉能比杜密也。

第九節 鄉評

兩漢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高帝紀。遺詔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昭帝紀。元鳳五年。禮官勸學一詔。亦曰崇鄉里之化。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敎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故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擠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范滂少勵清節。爲州里所服。蔡邕與叔父

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東漢末葉。歲否人倫之風最盛。汝南有許劭月旦之評。遂以成俗。若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流俗亦恥之。故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至謂（假手倩字。妖怪百出。有識掩口。）蓋公是公非。無所假借。斯固三代直道之僅存者也。

第十節 婚娶

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貧人不及。故多不舉子。并見前漢地理志王吉傳及後漢王符傳。舉行之時。大率以父主婚。王吉傳翁其父主。而有幕帷之俗。邇典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有撒帳之俗。事物原婚也。人初至。帝迎入幃中。共坐。獻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撒五色。結婚自由。司馬相如之離婚自由。朱買臣妻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結婚自由。於車文君。離婚自由。因貧求去。配合之時。不論行藉。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詔從其請。一夫多妻之制盛行。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仲長統重男輕女之風亦盛。之武帝竟詔從其請。宣帝時王吉上疏。至謂（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吉傳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使男事女。夫誡於婦。爲逆陰陽之位。）斯亦昧於敵體之義者矣。其時女子私夫。不以爲諱。如武帝之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武帝至主家呼偃爲主人翁。後主竟與董偃合葬。東方朔傳。昭帝之姊安郭邑。

蓋公主寡居。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丁外人侍主。是也。桓寬鹽鐵論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此等事司馬遷、班固亦三致意焉。馬季長融謂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亦有心世道之言也。

第十一節 喪葬

自漢文短喪之詔下。而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統計兩漢臣僚。爲父母服三年喪者甚少。鄧衍不服父喪。明帝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朝廷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自願行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又因兩漢喪服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循名義者甯過無不及。除江華、東海王臻、原涉、游俠鮑期、韋彪、鮑昂、鮑永袁紹等之喪。父母三年外。尚有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之薛包。劉趙爲後母服喪三年之公孫宏。爲舉主服喪三年之傅敷、荀爽、桓鸞。爲郡將服喪三年之李洵、桓典、王允。以師喪持服之侯芭、前漢獨肖。朋友服喪三月。以期功喪去。官之崔實、韋義、楊仁、譙元、馬融、陳實、戴封、賈逵焉。人未死之前。則有生墳。趙岐既死之後。則有招魂。武於李有挽歌。田橫之客作有行狀。裴松之三國志註引有堪輿相地吉凶。漢書藝文志有堪輿既葬之後。

有碑文。

歐陽修集古錄

有墓誌銘。

郭太傳蔡邕自謂爲碑銘甚多亦有自

作碑文者如趙家傳奕杜子夏是也

而墓上須種柏作祠堂。

雙勝傳

祠堂之

內常設影堂。

顧亭林所謂尸禮廢而像事興者也。

壻間之祭始於周人。

而漢人亦尙墓祭。

橋元之死曹

操感其知己於寒食時自爲文以炙雞斗酒祭於其墓。

製文爲寒食墓祭始此

蓋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

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

蘇武有因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

樓護有上冢而大官爲之供具者

董

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

光武於樊重先主於霍峻

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

肅宗於陰

有庶人而祭古賢之墓者。

征

賦民亦襲人情所趨。

遂成風俗。

其流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

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因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

至乃市井小人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蔡邕傳

皆除太子舍人。

此其墮禮

教之尤者也。

當時厚葬之俗係沿春秋列國之舊。

至於引盜賊之發掘。

雖帝王陵寢亦所不免。

漢書王莽傳赤

眉發掘園陵書案索琳傳建興中盜發

漢霸杜二陵案文帝霸陵宣帝杜陵

劉更生向諫起昌陵疏所謂痛陳厚葬之禍而引吳闔閭秦始

皇以爲戒也。

若龔勝張奐主張薄葬以免發掘。

賁禹周磐王符趙咨皆深不以厚葬爲然。

楊王孫至裸

葬以挽流俗。

王孫答友人書大概謂體魄無知死欲速朽。

趙咨與子書意同。

其針砭當世殊澈切矣。

漢成

帝明帝和帝亦曾下

詔禁民葬塋輪制。

第十二節 淫祀

古者祀典。掌於秩宗。周禮春官一職。釐然不紊。春秋以降。漸有淫祀。秦漢之際。方士說興。淫祀更不可究詰。觀史遷封禪一書。可知矣。然封禪書之作。史遷具有深意。其終曰。無有驗。無有效。其心如揭也。賈禹匡衡。韋元成。谷永。力闢淫祀。漢之郊祀。賴其駁奏。古制復存。然王莽末年。猶崇淫祀千七百所。應劭風俗通祀典篇。於淫祀及神怪禁忌之事。多所指斥。匡正。其正失篇。又力斥漢武封禪延壽。王喬仙令。東方朔大白星精。淮南王安神仙。王陽能鑄黃金。及天雨粟。日再中。虎渡河。馬生角。等說爲不經。王符潜夫論。亦甚言巫祝祈禱之糜費無益。宋均則師西門豹。禁河伯娶婦之故智。殺巫以禁九江公嫗奉神之俗。第五倫則按論依託鬼神。恐怖愚民者。以禁會稽之淫祀。議論之正。立禁之嚴。固皆有心世道者。然迷信既深。有朝禁而夕弛。此息而彼興者。毋亦民智未開之故耶。

第十三節 佛道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徵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二師。

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不能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與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自此經三國以至六朝隋唐。遂爲佛教極盛之時代。道者。老學之支流也。老學有二派。一丹鼎派。二符籙派。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道教卽符籙派也。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同時張道陵亦傳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真人。奉爲天師。自是南北朝士夫。習五斗米道者。五斗米卽張道陵教派之名。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陶宏景最顯於南。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沿沿披靡天下矣。

第十四節 奴婢

說文曰。奴婢古之罪人。按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卽周官所謂罪隸之奴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神州舊俗。無所謂奴婢。有之乃從坐而沒入者耳。於戲。均產主義不復行於吾國。則人數中不能無奴婢一倫。吾滋痛爾。先王分士授田。一夫無失其所。當彼其時。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周官九職。臣妾聚斂疏材。實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役於士大夫之家。如後世所謂官奴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漢書貨殖傳。齊俗賤奴婢。而刁閭獨愛貴。

之禁。詰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家數十萬。又高祖本紀。五年夏五月。詔民以饑饉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然若漢制。嚴賣人法。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饉。及爲青徐賊所掠。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與唐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則猶欲從古之道。至若罪隸。春臺之屬。從坐沒入者。猶必卹愛之。是故漢制。有殺奴婢之禁。有灼炙奴婢之禁。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與庶人犯罪平等之律。建武十一年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又其後詔從沒者。悉免爲庶人。後漢書李安帝本紀。永初四年二月。詔沒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嗚呼。吾漢世蓋儼然有釋奴之風矣。顧亭林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令出賃雇募。苟不由此。則對於奴婢。苛虐既失之。寬縱亦失之。無已。則有取於袁氏之治家。待奴婢最詳多可取。然尚未去奴婢之名也。吾知他日世界進化。對於奴婢必有兩事。一在實行一妻之制。而先之以唐甄之去奴婢。唐甄潛書。有去奴婢一篇。言去闇也。則庶幾近古之風。而不須別立禁制也。

第十五節 詩歌

漢人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前漢王式傳。又自孝武立樂府而采詩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焉。前漢藝文志。詩歌類。雖然。賦亦古詩之流也。故當時言語侍從之臣。若司

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倫。皆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兒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著忠孝。班固兩都賦序其作用。與今之報紙等。以予所聞。東方朔不失爲主文諷諫。相如、揚雄。則常以貢媚獻諛爲事。班固兩都。張衡南京。庶乎諷諫切至者。又徒歌爲謠。若翟方進壞陂之謠。前漢本傳趙飛燕張公子之謠。前漢外戚傳及桓靈時之童謠。後漢本紀或刺政貪。或言黨禍。或指中常侍之亂。皆係實錄。足以警戒人主焉。

漢武柏梁臺聯句。有（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之句。足見當時臣下能指斥時事。而朱虛侯劉章之耕田。張衡之四愁。梁鴻之五噫。蔡琰之悲憤。江都王建女細君之悲愁。皆發於憂國愛國之忱。不可多得。以及班婕妤怨歌行之（涼飈奪炎熱。恩情中道絕。）辛延年羽林郎之（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陌上桑之（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寶元妻所歌之（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不但見其愛情之纏綿。節操之凜烈。亦卽所以諷人主。使之注意新故也。其對於循吏之有感情者。除白公、召父、杜母、賈父外。其朱暉、張堪、范丹、廉、范曄、等傳。可取而觀焉。以視潁水之歌灌夫。印纓殺若之歌石顯。好惡迥不侔矣。嗟夫。（男

兒童意氣。何用錢刀爲。此卓文君之白頭吟也。可以增人豪氣。（梟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此漢鏡歌之戰城南也。可以激發人尙武精神。至諸葛武侯爲梁父吟。崇拜義俠。其自負亦豈小耶。

第十六節 言語

（甲）名稱。一、先生。漢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如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又鼂錯傳。諸公皆稱爲鄧先。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或稱先。或稱生。顏注。皆訓爲先生。是也。二、足下。足下乃戰國時人主之稱。蘇代遣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風與下是也。楚漢之交。酈生說沛公亦稱足下。漢興猶然。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大尉臣勃。主客臣揭等。再拜言大王足下。是也。後遂爲彼此通稱矣。三、門生。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至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見歐陽公孔宙碑陰名跋。顧亭林則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引邴壽傳。寶憲使門生詣壽。楊彪傳。王甫使門生辜權。以憲外戚。甫奄人。不應有轉授之門生爲證。實則二說皆可存也。四、臣。對人稱臣。亦戰國之餘習。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天下已定。廷臣對諸侯王雖稱臣。其後此風遂息。僅王官於國君。

屬吏於府主稱之。然漢之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之遺諸侯王書稱臣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如高祖之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景帝之對竇太后。皆稱臣是也。五人君。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顏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是人臣亦可稱人君也。六。本朝。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亦謂之郡朝。後漢劉寵傳。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是也。七。殿。人臣之屋稱殿。觀漢書霍光、黃霸、董賢等傳。及三國志張遼傳可知矣。八。法駕。後漢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是法駕。人臣亦得稱之也。九。萬歲。萬歲爲當時相慶賀之通稱。後漢吳良傳注。引東觀漢記。歲旦郡門下接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及後漢韓稜、馬援、馮魴等傳。亦多稱人臣爲萬歲是也。然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疾。而卒以見殺。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

母家。亦謂之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安定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宋黃山谷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也。

(乙) 諺語。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鄭世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吳變古

亂常不死則亡。袁德不知其人視其友。張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將軍

百里不服櫟。千里不販樵。賈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上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上同竊

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游俠人貌榮名。上利令智昏。平原君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

合。侯幸此見於史記者。千人所指。無病而死。王嘉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東方朔不習爲吏。視

已成事。賈誼前車覆。後車誡。上投鼠而忌器。上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韓信遺

子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章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蕭望之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淨作符命。揚雄楚人沐猴而冠。項籍婦兒人口不可信。陳平以管闕天。以蠡測海。東方朔狢獿及

米。吳王此見於前漢書者。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

伯厚。卽朱震也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劉聖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

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四角。馬援貴易交富易妻。宋宏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陳謝孤犢觸乳。驢子

罵母。衛吏仇此見於後漢書者。又劉向別錄引。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壤在山。新序引。蠹緣仆柱梁。蚊

芒走牛羊。應劭風俗通引。(狐欲渡河。無奈尾何。)(婦死腹悲。惟身知之。)(縣官漫漫。怨死者半。)

（金不可作。音世不可度。）點破秦皇漢武。桓譚新論引、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牟子東漢引、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易緯引、（一夫兩心、拔刺不深。）（蹟馬破車、惡婦破家。）（崔實四民月令引農語、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河射角塘夜作、犛星沒水生骨。）（鄭康成月令注引里語、（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馬總意林卷四引漢王逸正部論、（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意林卷五引魏子、（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右所舉或達世情、或識治體、或持清議、或寓譏諷、亦可略考當時民情矣、而尤以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之語、爲切中時弊。

（丙）方言。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此易考見者、揚子方言、其目甚繁、難於枚舉、今將許氏說文中方言之最著者錄於下。

僕僕同、宋衛之間、謂華僕僕、方言凡美容謂之姿、或謂之僕、宋衛曰僕、段玉裁按僕亦作僕、僕、輕薄美好貌、按音萍、語、謂美容曰麗、僕或謂之麗、麗僕僕、倩人美字也、東齊、端謂之倩、段按郭云、倩言可倩倩也、蓋方俗語、謂請人爲之。

嫗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言大嬌

嫗秦晉謂細爲嫗

揅自關以東取曰揅方言曰揅索取也從手奔聲一曰覆也

粥呼難重言之從卽州聲讀若祝段注當云粥粥呼也粥粥古今字難聲粥粥故人教其聲呼之風俗通曰呼難

若朱粥與朱音相似祝者引致禽畜和順之意則祝當重謂粥粥讀若祝祝也左傳州吁穀梁作祝吁博物志祝難翁善養難故呼祝祝

唳南陽謂大呼曰唳

嘯良遇切吳人呼狗

嗟先去聲秦晉謂兒泣不止曰嗟

聒益梁之州謂聒爲聒秦晉聒而不聒聞而不達謂之聒

聒吳楚之外凡無耳者謂之聒言若聒耳爲聒段按聒五滑切無耳吳楚語

眊目扁合也一日眊親也秦語

眊吳楚謂眊目

饌乃管切音煩女婦
饌三日送食曰饌。

餽祭人謂
餽祭曰餽。

臙假益州郡人言人盛諱其臙謂之臙臙注臙
假借作臙鄒陽上書亦云臙子王梁代臙

臙謂若縣牛脅後脾前合率肉也段注合率肉者他處率與肉可分割獨此處不可分割也七發所
謂犗牛之臙毛傳云射左臙三蒼云臙小腹兩邊肉也臙數紹切今俗謂性臙者曰臙壯音如標

夥齊謂多也方言曰大物盛多齊宋之
夥郊楚魏之際曰夥按今楚人言夥計

胖匹緣切順亭林唐韻正云今
胖人謂體肥爲胖即古之豐字

馱又取也段按方言担擔取也南楚之
馱凡取物清泥中謂之担或謂之擔

八分別也段按今江浙俗語以物與人謂之八與人則
分別矣按晉江西及湖南亦然但八音讀若把

此說文中之方言也。至於毛與多謝等語。則又可以考焉。

毛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雖有子遺統矣師古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毛後漢書馮衍傳猶者毛
毛李賢注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按謂無爲毛。兩漢書宋相沿已久曾慥高齋

漫錄載錢謙父折簡召東坡食晶飯以鹽蘿葡飯爲三白東坡再召錢父食羹飯以毛鹽毛
飯毛蘿葡爲三毛謂以毛爲無乃蜀語又佩驢集河朔謂無爲毛通漢江楚廣東呼無曰毛。

多謝辛延年羽林郎詩多謝金吾子漢書趙廣漢傳注多問者言
殷勤若今千萬問訊也陶靖節詩亦有多謝綺與用之句。

阿誰蜀志：誰統傳向者

手下江表傳：孫策謂太史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

負老母之稱：史記高祖本紀：常從王媼武負黃酒。漢書注：如灌曰：俗謂老母爲耳。

公賈婦謂舅也：前漢書

了了慈也：曉解也。後漢孔融

收債戰國策：馮諼爲孟嘗君

媼母老之稱：史記高祖本

娶楚人謂姊爲娶

媼釋名：音徐呼女曰媼。媼，忤也。女始生，人意不喜，忤

媼前漢外戚傳：媼，妍太息。注：音灼曰：三輔

寄居前漢息夫躬傳：歸國

不中用史記：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武帝擇賢。

小家子漢書霍光傳使樂成

主人翁史記范雎傳主

十八九漢書丙吉傳至

年紀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

分付漢書游俠原涉

交代漢書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白虎還義

什物後漢書乘傳即賜

曉示漢書循吏董仲舒傳吏人有違犯禁法

主者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後漢劉陶傳事付主

傳語後漢清河王慶傳

收拾光武紀吏人死亡或在墟垣毀

尋思漢書循吏劉矩傳以爲急患可忍

見在鄭康成周禮夏官職人亡者謂之註廟除也弓弩矢箭棄亡者除之註今見在考

比數鄭康成周禮大司馬簡稽鄉民注簡謂比數之

先輩鄭康成詩采薇箋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如今鄭康成詩杜鵑征夫如今已閒暇可歸也

雜碎後漢仲長統傳百

普請三國志呂蒙傳孤普

牢固三國志陸抗傳香寧聚江

享福後漢書郎顗傳是故高

久住蜀志諸葛傳是以分

暫住吳志鍾離牧傳聞

長住易林乾作聖男坤作智

扇須緣切淮南子左擁而右扇

開張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以受臂屈伸也。諸葛孔明前出師表。誠宜開張聖聽。

後漢劉表傳論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

辭謝王史記呂后紀代

王使呂后辭謝。

清亮清後漢
亮自耶顯傳

清後漢自耶然顯傳

奉行故事書率百官若帝之奉行初傳順

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管事吏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吏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那音乃休那注後漢書公是

伯乃賀切。後漢書公是休那注。那語餘聲。

些款乃育也。款乃音襖。宋玉之些。子雲之款。乃皆方音也。款乃音襖。湘中人泣舞之餘聲也。

款乃育也款乃音襖湘中入泣舞之款乃皆方

罷休今史記吳王謂孫武曰將軍罷休

今史記吳王謂罷必殺一休字

抓也音𢶏見𢶏搔淮南也子掃

見舞雩
淮南也
子掃

數項貴人也。范曄之數謂貴人。漢高之數羽是也。今蘇州數謂貴人。漢高之數

羽人也。范曄之數謂貴人曰：數說。

脂周禮考工記蘇凡州昵謂之髮粘亦不能曰脂

亦禮考也。今記蘇州昵謂之髮粘亦能曰方臘。

鑽尖班固答賓戲商鞅決三術以鑽孝公鑽即鑽營之意今謂善趨極勢曰善鑽謂善鑽者是也

放手後漢書殘吏放手今蘇州謂貪縱爲非曰放手

卒暴前漢陳湯傳與卒暴之師卒音猝今太倉州謂性急爲卒暴

勃率率音孫入聲司馬相如傳變駟勃率上金聲今嘉定呼人體笨行步不輕脫曰勃率

估儼音如熾試謂人進退不果也司馬相如賦估儼以估儼師古又音臆儼今嘉定亦有此語

發笑前漢司馬遷傳適足以發笑而自發笑點耳嘉定俗指可鄙笑曰發笑

機穢古樂府今世機穢子穢熱向人家今俗謂人懶惰不振作及不自整理物件曰機穢而嘉定謂人性乖劣曰機穢

塵糟漢書王霸傳塵穢卑下注世俗以盡死穀人爲塵糟蓋血肉復藉之意也今俗謂汚穢之物曰塵糟而京師糟奉之語亦本於此

蒂芥前漢賈誼傳細故蒂芥何足以疑注蒂芥小艱也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曾不蒂芥按今俗謂小嫌曰芥蒂

掉聲禮內則鄭注雖有勳勢不敢掉聲疏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爲掉聲釋義云齊人謂相較許爲掉聲按即今俗謂掉皮之所本

幾所里所前漢疏廣傳問金餘尚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

無賴漢書高帝紀始大無賴人常以巨無賴

客作野客叢談吳曾漫錄曰江西北俗罵人曰客作兒按陳從易詩把客作兒今人斥受屈者爲客

作而不求價三國志諸葛亮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則此語始於漢

癡種越絕書種生聖癡種生

乞兒漢官儀曰明帝臨軒燈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嘆息曰權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老狗漢武故事樂姬嘗罵上爲老狗

酒家兒見樂布傳

無狀子見前漢書

嫫嫫魚仲卿妻古詩云媒人下林去諸復嫫嫫

小姑古樂府魚仲卿妻詞曰却與小姑別泪落連珠子

妹婿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醇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驢

郎君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遺別駕詣妻語云小兒格知謹卿可以語速速往語格格不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格咄咄耶君云

先後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先後曰古謂娣姒今關中呼爲先後

累重

西風傳羣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作注累謂妻子家屬也今嘉定俗呼妻子曰賤累又子女多曰累重

眷族

親屬也字或作眷史記樊噲傳誅諸呂嬖屬又五代史裴緯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省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按今通稱有家眷女眷親眷之目

索妻

即娶妻也關羽傳孫權遣使索羽女爲子婦又隋書房陵王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妻索得元家女今陶晉亦謂娶妻爲索妻而吾萍則謂之討親討亦索之義也

有身

高帝紀已而有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身多作娠蓋古今字也今俗亦有謂懷孕爲有身者

主故

見後漢書

亡聊賴

無所事事也前漢張釋之傳尉寮亡聊賴

不快

後漢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今俗謂人有病曰不快活一曰不舒服自稱有病亦然

人道

我毛詩願言則嘯注曰今俗人嘯曰人道我今人嘯嘯必曰有人道我

沾寒

史記滑稽傳置酒而天雨陸橋者皆沾寒沾寒吾萍語謂有寒疾亦曰沾寒

財主

世說陳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鮮翠

王伯厚困學紀聞評詩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翠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穆叔夜琴賦云鮮翠新衣翠翠李周翰注翠翠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森岬翠翠張揖曰翠翠衣聲漢書作萃萃班固

好賦

粉粹粉分執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

當正字通凡出物質錢俗謂之當後漢劉虞傳虞

搜牢之搜牢注言牢周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澁也二字皆從去聲

辨姦韻籍男女私合曰姦漢律與妻婢

相公顧亭林曰知錄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

阿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畫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字如劉興與阿興潘京阿京之

許下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實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呂蒙傳注魯衛遊

以阿掣姓則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武草后降為庶人稱阿草劉從諱

妻妾氏稱阿妻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

名阿嬌曹操名阿嬌蜀後主名阿斗王濬名阿童王忱名阿大殷浩名阿源王臨之名阿林郝恢名

阿乞王循齡名阿齡王蘊名阿興王敬豫名阿瑋石遼名阿鐵劉敬宣名阿齊謝瞻名阿遠陶鑿名

阿舒劉翊名阿舒是也

么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內有么錢貨五品內有么具布貨十品內有么布班彪王命論么

稱說文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么亦取此義顧亭林曰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

楊玄，隋末宋史岳飛傳，楊玄本名楊太，年幼，楚人，謂小爲玄，故曰楊玄，俗作么，非。

第十七節 漢末風俗之復古

王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雖有何武、鮑宣、高因、及辛慶忌、三子之不附莽而死。翟義、賈萌、張充、諸人之討莽而死。龔勝之不應徵而死。曹竟之不附莽而死。於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之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彭宣、王崇、邴漢、梅福、逢萌之不附莽而去。胡綱、郭堅、郭舉、郭寶、牟長、高翊、高容、洼丹、孔子建、郭憲之不仕莽。王譚、文參之不從莽。足以立懦廉頑。少答百年前漢武表章六經。尊用儒士之盛意。然歲寒松柏。寥寥無幾。蓋由西漢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也。光武、明、章、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葉。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人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范蔚宗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竊盜之謀。豪傑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信不誣也。

第三編 浮靡時代（濁亂時代）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隋

第一節 清議

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時朝廷用人。率多採之。頗足以挽勢利夤緣之習。故魏之何夔杜恕。皆注重鄉評。陳羣遂立九品中正之法。晉因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深足勸勵。故有被議坐廢者。如陳壽、閻義、晉書何卞粹諸人。是也。有被議貶黜者。如韓預、張輔李含、王式、卞壺溫嶠、任讓、華恆周總、韓康陳暄、陳慶之諸人。是也。南史宋武帝齊高帝紀。於受禪卽位大赦下詔。皆有犯鄉論清議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等語。先注者。卽被議爲中正所注者也。清議之嚴如此。而又皆持之於中正。用以區別流品。亦六朝之一特色。雖法久弊生。中正不盡秉公。或上下其手。然鄉閭之清議自峻也。

第二節 流品

曹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踞弛之士。以盜嫂受金爲無害於才。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然於慎重流品之風。毫無所損。晉宋以來。已成普通觀念。如宋王道士之不呼蔡興宗坐。王球之不令王宏就坐。梁羊侃之拒宦者張某。曰我牀非閹人所坐。是也。顧氏亭林曰。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頒於輿。阜至於公卿士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嗚呼。觀顧氏所言。知流品之關係於廉恥上者不小也。

第三節 門第

中國階級制度。已爲周末遊說所破。乃至六朝而轉嚴。當時以望族爲士。平民爲庶。有舊門。次門。後門。勳門。役門之類。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若天經地義。大抵士庶不得通婚。其不幸而與庶族通婚者。則爲士族之玷。化士庶界限。當以通婚爲第一義。然南朝最著之望族。若鄭王。氏陳國謝氏等。惟與皇族聯姻。不必本屬清門。北朝最著之望族。若范陽盧氏。榮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等。苟非士族。雖帝王亦不與聯姻。界限之嚴。不但侯景之凶殘。不能強與王謝聯姻。已故當時庶族。有一起居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爲榮幸也。又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卽爲沈約所彈。故當時庶族。有一起居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爲榮幸。

而終不得者。如齊紀傳與諸江甚至納貲爲士族門生。以求進身。蓋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僮從之類。非

受業弟子也。觀晉書劉琨傳宋書徐湛之謝靈運顏竣等傳南史齊后妃傳可知矣然富人子弟多願充之。因中正之弊。

既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

財賄以爲之者。究竟士族亦無他長。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心目中惟知有門第二字。北史崔陵傳

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而任事又不能不借重寒人。此南朝所以多用寒人掌機要也。

第四節 氏族及文字

自五胡雲擾。種族殆不可辨識。於是衣冠之族。不能不自標異。乃假中正以重其門閥。有司選舉。必稽

譜籍而考其真僞。然當時同姓通譜之風最甚。通譜之事晉以前未有如石勒之引石僕爲宗室。孫族之與孫秀

合族。見晉書石苞孫族二傳侯景之託侯瑱爲宗族。崔浩之與崔寬相齒而厚撫之。魏書崔元伯傳杜佺之延引杜超。北史

佺章鼎之作章氏譜與章世康是也。此又適爲庶族連絡士族。依附士族之一善策。雖其中亦有同族

而不同望者。魏書高陽王雍傳傳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又是亦北人偶染南人之習。顧亭林云

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隣而各自爲族者引實則氏族未有不混淆者又冒姓始自漢之呂平外戚

恩澤侯灌孟史記灌孟孟夫傳堂邑甘父漢書四城傳注等。而魏晉以來尤盛。甚至以異姓爲人後。如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而賈謐之後賈充。則有莒人滅郤之讖。宋許榮上疏。至謂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婢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宋書王道子傳可見當時冒姓之多矣。庶族因界限之嚴。或藉通譜冒姓。以僥倖仕進。士族因通譜冒姓多。則亦有難完全其爲士族者。至隋能中正。而氏族始廢焉。

名與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是也。

六朝人最重避諱。有聞諱徒跣者。謝超宗。字亮等。南史是也。有聞偏諱而斂容者。蕭琛。南史是也。有聞諱必哭者。有諱其與諱同音之字。而與人書全不稱及者。有人來書疏犯其父諱。竟對之流涕。不省公事者。有父諱雲。而呼紛紜爲紛烟者。有父諱桐。而呼梧桐樹爲白鐵樹者。有父諱昭。而一生不爲昭字。惟

依爾雅火榜作召者。并見顏氏家訓風操篇。

幼小之名謂之小名。長則更名。而以小名爲諱。或長亦以小名行。如呂后之名娥姁。武帝陳后之名阿嬌。光武郭后之名聖通。鄭康成之孫名小同。光武之名秀。揚雄之子名童烏。此長而不改者也。司馬長卿之名犬子。匡稚圭之名鼎。劉禪之名阿斗。曹孟德之名阿瞞。咸宜高霸之名寇奴。班惠姬之名昭。此長而隱其名者也。晉宋以來。小名尤盛行。觀陸龜蒙小名錄可知矣。

第五節 仕宦

中正取士。權歸著姓。惟梁置州重郡崇。鄉豪專典授薦。頗無膏粱寒素之隔。此外若晉王戎選舉。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雖爲傳咸所奏。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齊之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寢以成俗焉。通志選舉略梁徐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者以財貨取進。守道者以貧寒見沒。南史勉傳隋之選舉冒濫。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通志選舉略加以其時專尚詞賦。士習浮澆。尤不以奔競爲恥焉。顏之推家訓涉務篇曰。多見士大夫。恥

涉農桑。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以此消日。又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及勢利既失。遂爲鷲材。此可以知當時仕宦伎倆矣。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南史陳卞彬傳。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此可以知當時炎涼醜態矣。

第六節 名節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人臣之慣技。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元虛。乃奉璽綬勸進。王謝爲司馬氏世臣。而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導曾孫宏又爲宋佐命。謝安之孫澹。亦持冊於宋祖劉裕。謝朓歷仕宋齊梁。如三嫁之婦人。而世俗不以爲怪。名節掃地矣。然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風勁草。未嘗無之。宋之袁粲。梁之袁粲。千古流芳。淵明歸隱。不失爲晉處士。晉河南辛恭靖之言曰。甯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晉書忠義傳齊新野劉思忌之言曰。甯爲南鬼。不爲北臣。南齊書魏虜傳宋沈攸之之言曰。甯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南史宋史宋石頭城之謠曰。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見南史袁粲褚淵傳英風勁氣。肝膽照人。上溯之魏。魏以不

仁得國。而魏文又最慕通達者也。然猶有王凌、文欽、毋邱儉、諸葛誕、諸人。故氣節在當時。雖居少數。亦不能謂全無人也。

第七節 清談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之祖述老莊。而阮籍復以不遵禮法繼其後。籍常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蟲之虛聲。厥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後進莫不競爲浮誕。遂成風俗。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賊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間有斥其非者。劉頌每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裴頠之著崇有論。江惇之著通道崇儉論。卞壺之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熊遠、陳頤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以挽回頹俗。而習染既深。竟有江河日下之勢。蓋其風氣所自。一由於東漢之苦節。程子云。一由於魏文之慕通達。傳元云。一由屢經喪亂。中原塗炭。厭世主義遂以發生。於是酒色棋局。皆爲清談之後勁。當時除陶侃之甓。溫嶠之楮。祖逖之楫。顏之推。王通之學問。卓然流俗。陶淵明之酒。嵇康之琴。謝安之東山妓。謝靈運之登山屐。獨有寄託外。

其餘胸無挾持。徒矜尙風流。翩翩濁世。若今日士大夫。沈酣於花酒鴉片麻雀中者。乃完全亡國之資料。然大勢所趨。衆人方以爲高妙。非此則謂之不達。雖有志之士。亦有因之不能自主者。亦可慨已。士人學問。不出莊老。佛經專爲清談預備。而文詞亦購名士之代價。而清談者之家珍也。綺靡輕薄。風俗日漓。燕泥庭草。遂以賈禍。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諫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帝。帝每銜之。嘗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贊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以人主而與臣下競文詞。其好尙可知矣。南史恩倖傳。論清談之弊。士大夫不親政務。致小人得以倖進。是不刊之論也。

第八節 佛老

清談之資料。佛老最有價值。當時佛學。直掩過老學。然鮮能知佛之作用者。多謂事佛可以求福。至於號取寺名。詔用佛語。人以僧名。如王僧達王僧虔之類。不可枚舉。幾若無事可以離佛。非誤以佛爲神。卽誤以佛爲厭世也。

第九節 鮮卑語

其時鮮卑人事戰爭。而漢人事耕稼。有古秦人待三晉之風。而漢人亦謹事鮮卑人。學鮮卑語。以求自

媚。隋書經籍志所載學國語之書即詳卑語至夥。幾如今人之學東西文也。此事觀北齊書神武紀及顏之推家訓即知其詳。

第十節 美術

魏晉之士放棄禮法。不復以禮自拘。及宅心藝術。亦率性而爲。視爲適性怡情之具。且士務通脫。以勞身爲鄙。不以玩物喪志爲譏。加以高門貴閥。雅善清言。兼矜多藝。然襟懷浩闊。見聞而外。別有會心。詩語則以神韻爲宗。圖畫則以傳神爲美。三王書法。間逞姿媚。遂開南派之先。推之奏音審曲。調琴弄箏。亦必默運神思。獨標遠致。旁及博奕。咸清雅絕俗。以伸雅懷。美術之興。於斯爲盛。晉代以降。學士大夫以書畫奕棋相尚。以言乎書法。則南人長於書帖。北人長於書碑。以言乎文詞。則南人清新俊逸。北人礪礪自雄。美術之分南北。始於東晉。歷晉至隋。相沿不革。南朝之士。兼喜賞鑒。畫品錄於謝赫。書品成於庾肩吾。品第優劣。人各繫評。姚最諸人。遞有賡續。若碑英著於梁元。鼎錄成於虞荔。刀劍譜於陶隱居。則又由賞鑒而兼考古。然其書皆出於南人。自西魏滅梁。祕閣二王之書。入於北朝。爲顏之推所祕。王褒由梁入周。北人多習其書。庾信江總。又以輕綺之文傳於北土。迄於初唐。美術漸混南北之分焉。又按以奕品畫入入正史。亦始於南朝。南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鄒那王抗第一。品東都諸君莊會稽夏赤松并第二。品額繪傳弟瑛字士溫。榮陽毛惠遠善畫。

馬、陳、書、畫、婦人、世並爲第一。以其好尚既專，精絕足傳也。書法之美，朝廷并拔擢之。故顏之推謂斷猥劉、宗、傳、少、便、書、畫、是也。之人多，以能書見用也。

第十一節 婚娶

不論行輩。如宋蔡興宗以女妻姊之孫袁象。是也。以婦女爲買賣。故注重財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云：魏齊時尤甚。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婚嫁財幣爭多競少。觀魏文成帝之詔及封述。妾媵繼室各處。好尚不同。顏氏家訓後娶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併傳可知。人滿是以必欲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及婚嫁至之於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誘導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黷兄爲傭播揚先人辭士迹暴露祖考之長短然北齊百官大率無妾。因其時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求己直者多有。刼制爲婦德。能妬爲女工。宋世宮庭騷亂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爲畏途且凡爲公主者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數當南主明帝使人代數作辭婦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勵之又將相多尙公主。王侯率取后族。一夫一妻之制實成於自然。若宋廢帝爲姊山陰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與俄國加他則又儼然二妻多夫之制矣。其時士庶多不通婚。梁武帝謂侯景曰王謝門高當源曰王滿連姻實駭聞聽北史崔通婚之時往往比量父祖。故庶族以娶高門士女爲榮。卽夫家坐罪巨倫之姑不肯令其姊屈事卑族。

沒官之婦女。寒人得之。且榮幸無比。觀北齊書郭瓊、孫肇傳。可知矣。喪娶始於春秋。魯公子遂之納幣。文公二年。而漢文帝短喪之詔。亦云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是喪娶甚多。六朝尤甚。石勒之禁國人在喪嫁娶。晉書載。張輔之貶韓預。劉隗之奏王籍之。顏含固當時僅見者。晉書本傳。

第十二節 喪葬

晉代期功之喪。猶以爲重。自祖父母、伯叔父母、以至兄弟姊妹妻子之喪。初喪去官。除喪然後就官。王見純碑陶淵明歸去來辭傳自序。晉書嵇紹、韓光、傅咸等傳及潘岳悼亡詩。非此則上挂彈文。下干鄉議。自謝安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雖阮籍以居喪食肉坐貶議。而六朝此種風氣。未嘗少息。甚至國恤宴飲。毫不爲異。皆輕藐禮法之結果也。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後遂以爲常。如晉賀循爲武康令。嚴禁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之俗。晉書本傳。是也。有遷葬之俗。梁書顧憲之傳。衡陽土俗。山民有病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木。洗枯骨。名爲除祟。是也。厚葬之俗最甚。如杜預、徐苗、石苞、庾峻。晉書王徽、郝昭、裴潛。魏書到溉。梁書之遺命薄葬。固不可多得者。墳墓必擇吉地。謂之相墓術。此術之流傳。世謂始於晉郭璞。故璞有葬經一書。今觀璞本傳。稱璞葬母

鯀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爲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傳名之確證也。而葬術之行。實卽由此時而盛。晉書周光傳載陶侃聽老父之言。葬其父於牛眠之地。卒爲三公。南史齊劉后荀伯玉。梁杜薨。各傳皆言相墓事。而孔恭高靈文及富陽人唐寓之祖父之相墓。亦見南史。南史宋紀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說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沈文季傳。齊時富陽人唐寓之祖父亦以圖墓爲業。可見六朝時此術已盛行。又如梁昭明太子傳曰。不利長子。梁吳明徹傳曰。最小子大貴。南史則術家長房小房之說也。宋廢帝以不爲父孝。武帝所愛。將掘其陵。太史言不利於帝而止。則術家神煞禁忌之說也。

相墓之術。多緣飾陰陽家言。後世惑之。以爲窮達壽夭。皆卜葬所致。於是趨吉避凶。有久淹親喪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蔭家之肥。已爲不仁不智矣。又況迷信龍脈風水。山川封禁。至數十里。富有礦產而不之開。不但爲東西文明國人所竊笑。抑亦富強政策之一大阻力也。夫郭璞葬經。世稱僞託。楊、曾、廖、賴。及近代術士諸書。尤支離詭異。不足憑據。且

風水之說。至宋始盛。而自宋以來。闢其謬者亦復不少。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又涑水與橫浦、東山、梨洲四家。并闢鬼陰。前清名臣張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庵。以及儒者張稷若、張考夫、虞子弓、輩。均斥風水之非。其言激烈切直。固深冀流俗之一悟。若翁普恩東安禁金鑪示。痛言遷葬之害。亦有心世道之言也。再考記言成子高之葬。以擇不食之地爲囑。以爲死不可有害於人。博物志言澹臺子羽之子溺於水。遂以水葬之。墨子節葬篇。言堯道死葬蛭山之陰。舜道死葬南已之市。禹道死葬會稽之山。尸子言禹治水爲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呂氏春秋安死篇意同。無所謂吉凶也。唐呂才亦引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以證古不擇地。此種迷信。古今有識之士皆能勘破。若夫曹操作疑塚。令人莫識其處。以免發掘。而魏祚不永。魚朝恩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富貴壽考。不損毫末。試問信風水者。何所據以信其必然乎。當此民窮財盡時代。而迷信不破。勢非焚禁葬書。嚴治葬師。并定阻撓開礦之律不可也。悲夫。

第十三節 言語

(甲)名稱。一官、南北朝謂帝爲官是也。二公、南北朝朝士相呼爲公是也。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僦路中遣呼延之曰延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語及楊愔戲稱爲楊公此見公爲平日熟稱故出於不覺又按以稱公爲輕脫自漢有之高祖稱所送徒曰公見本紀趙錯父稱錯爲公見錯傳三兒對兄亦自稱兒齊安德王延宗傳後主謂其兄延宗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是也。四娘、北史后妃傳言齊之姬侍稱娘是也。五卿、陸慧曉斛律信皆以卿爲輕賤之稱是也。南齊書陸慧曉傳宋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曉者可卿北史斛律光傳六內外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癩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詣杖庶而謝焉六內外兄弟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而亦有以舅子爲外兄弟者宋書隱逸宗炳傳母同郡師氏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授是也顏氏家訓風操篇曰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父曰家祖及南北風俗言其祖父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儂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凡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凡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以下則加賢字姓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至於外祖父母河

北人皆呼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則非合理。當加外字以別之。此亦可見當時名稱之大概矣。

(乙) 諺語。生女耳耳。三國志魏崔琰傳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顏氏家訓積財千萬。不如薄

技。同上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同上上山斫檀。溪櫨先殫。郭璞爾雅注引按正義引陸機詩疏檀與

云溪尺牘書疏。千里面目。顏氏家訓越阡度陌。互爲主客。文選射的白斛米百。射的元斛米千。水經注

名遠望狀若射侯。土蛇珠千枚。不及玫瑰。梁任昉述異記引南海謠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同上越

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述異記引南海謠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同上越雖有神藥。不

兒嬰孩。顏氏家訓數面成親舊。陶潛答龐參軍詩序引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晉書錢

(丙) 方言

兄兄家家。姊姊妹妹。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

參荆楚方言謂父爲爹。按玉篇爹屬可切。父也。又鉤斜切。

耶耶。南史王彧傳子綽讀論語周監於二代。何尚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尚之以下文郁郁乎。郁

南兵車行耶嬭妻子走相送又北征詩
見耶背面啼以父爲耶六朝及唐多有

豆盧北人謂歸義爲豆盧見北史
豆盧北人謂歸義及隋書豆盧勳傳

楊婆兒南史齊鬱林王本紀在四州令女巫楊氏禱祠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
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洪氏頤煊諸史考異按袁孝傳於時河間爲文

惠太子作楊時歌辭甚麗隨書音樂志其歌曲有陽畔後呼楊叛兒皆此曲一
聲之轉按今江西湖南俗呼男女輕佻爲陽畔物不堅實而外華美爲陽畔貨

呼楊爲贏隋書五行志時人呼楊姓多爲贏氏頤煊諸史考異按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注郭璞三
呼楊爲贏解詁曰楊音盈匡謬正俗文據晉灼漢書音義反楊傳爲由嬰謂楊姓舊有音蓋是方

俗語

猶自可宋書王元謨傳軍士爲之語曰嘗作五年
徒莫達王元謨元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善見觀猶今人言仔細識認也南史齊高帝紀休範已斬
蕭道成登城謂亂者曰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

霹靂野虛梁書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又賦日宅中作野虛驅逐南
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叫聲按晉袁郡語以霹靂二字狀火燒物聲及人性躁暴

尋齊書文帝幸豫章王疑第須由宋寧陵
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裏尋人

俗今南人猶則呼之
今南人猶則呼之

軒呼干反江南行此音
軒見晉郭洪要川字苑

委魏李登聲類草木於也關西言於山東言齊江南亦曰蔭

雞伏卵通俗文北燕謂之抱江東呼莖音央富反

生人婦魏杜畿傳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鑑送生人婦也

奇怪北史魏道武紀保者以帝體重於常兒竊獨奇怪又五代史羅紹威傳紹威父弘信狀貌奇怪

見怪臧洪答陳琳書言甘見怪

袴襠見北齊書陸法和傳

一兩處魏志華佗傳若當灸不過一兩處兩處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

鹽全唐詩話隋曲有疎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蘭鹽或云關中謂好爲鹽故施眉者詩云顧狂楚客歌成雪嫵嫵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尙有鹽杖聲

音信沈約謝客歌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李白詩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家信北史劉瑤傳瑤在淮南其母在建康選疾瑤未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華而家信至

家務南史張務傳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

不牢吳志呂範傳注一事不牢不牢即俱受其敗

留任

陳琳飲馬長城竊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婦莫留任白居易詩光陰縱惜難留住毛滂席上詞先道歌聲留住欲歸雲

滯貨

抱朴子和璧變爲滯貨

够多

也足也左思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

撻

力戾切南史何遜爲武昌太守以錢買井水不受錢者撻水還之撻者搬運也今吳語搬茶撻水

撻

叔夜書榻之不置今嘉定俗言人戲撻不已及作事不循理曰撻音如羹

淘

避墨錄話劉悵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淘悵出人間王公何如悵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嘗謂淘爲冷吳人語今二浙乃無此語

事際

有事也南史王晏專權帝雖以事際須娶而心惡之今蘇州語謂有事曰事際

過世

秦符登傳陸下雖過世爲神今謂死爲過世

甯聲

音山濤謂王衍何物老嫗生甯聲兒容齋隨筆甯聲音宋間人語助耳今吳語多用甯聲爲問猶言若何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甯猶言如此甯語助江南志書以雜錄所釋爲是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綱同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停待

音書懣懷太子傳陸下停待

匡當

當去聲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卮無當廣韻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不耐煩疾病之傳爲人

寒毛談不覺寒毛盡戴

縣絮晉書徐則傳雖隆冬沍寒不服絲絮

抽替匪有板匣者見宋書

一頓晉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日已中客比得一頓

一出謂一番也世說林道人云

儂大柴拾遺記煬帝宮中喜教吳言故多儂語湘山野錄錢王歌你輩見儂的歡喜永在我儂心子裏嘉定俗呼我爲吾儂呼人曰你儂對人呼他人曰渠儂故嘉定號三儂之地

儂晉陽秋云吳人謂北人爲儂顧會吳人罵楚人曰儂今俗罵人曰渠儂是也陸抗曰幾作儂鬼顧辟疆曰不足齒之儂陸機罵左思爲儂父欲作三都賦宋孝武目王元譔爲老儂

老奴草故謂稽康曰老奴奴汝死是其分

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曰竊茲雜種梁邱遲奇姬漢舊邦無取雜種今俗罵人曰雜種

冤家梁簡文始生誌公賀梁武曰冤家亦生矣蓋指侯景亦生於是歲也今俗謂憎人爲冤家

小鬼頭青樓集曹娥呼鮮於伯機爲伯機鮮於侔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

娼婆晉書娼音悅人故曰娼今嘉定縣老婦曰娼婆

後生子鮑明遠少年時至袁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今

珠兒珠娘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

家嫂晉書謝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不使朝士見之

舍弟魏文帝與鍾繇書是以令舍弟建因荀仲茂時從容論意

家兄晉書謝安傳戴逵對謝安曰下官不堪其苦家兄不改其樂謂其兄逵

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姓寬曰猶會稽人言家里

保俶玉轉燕之北郊曰保俶謂形小可憐之貌

把穩晉書姚萇載記陸下將軍大過耳注將軍猶俗言把穩

草驢女貓順亭林日知錄今人謂北驢爲草驢北齊書樓僧傳選入魯漫漢在元子思坊橋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北人謂北驢爲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陋傳貓女可來無住室

中是隋時
已有此語

果然宋書后妃傳今果然矣盧肇詩果然奪得錦標歸

高興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今通謂歡喜爲高興不快意則云不高興齊語謂有興致曰有興頭

慙玉篇慙也疑也廣韻呼談切音紺晉江

阜白北史魏臨淮王傳中山阜白太多今俗謂不辨黑白曰不分阜白按玉篇阜黑色也釋名阜阜也

顏色爲阜又博雅細謂之阜而今俗謂以物染布曰阜布

曉事魏志曹真傳注恒籍前在塞間號爲曉事

瀟灑南史隱逸傳神韻瀟灑又李白詩一身自滿瀟灑

相罵隋書流求國傳交言相罵

老拳晉書石勒載語孤往日厭卿老拳

待客宋書孝武文穆皇后傳江敦謂宋書表曰當賓待客朋友之義

接客宋書王惠傳爲吏部尚書未嘗接客

阿堵晉書王衍傳舉卻阿堵中物

笨伯晉書史時以人謂大時人曰笨伯爲笨伯笨廣韻蒲本切音璫

浮浪人

見隋書

令弟文選謝靈運從弟惠連云末路值令弟酬問開顏披心

分外魏程曉傳上不貴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

致意晉書簡文帝紀帝謂鄒超曰致意尊公孫綽傳桓溫曰致意與公與公孫綽之字

料理晉書王徽之傳鄉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弄南史蕭綽接鬱林王出延德殿西弄弑之弄巷道也

多許許賈許音若黑寡切賈天下何處有多

一頭謂食也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飯一頭見北戶錄

家釀增韻後人謂酒爲釀世說新語劉琨曰見何似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八米北齊書盧師道傳擇盧師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姚合感西瀛謫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收數之多也

看人眉睫見南北史吾詳語謂人不知觀人顏色曰不知眉頭眼尾搖音如蠟

剝人面皮語林賈充謂孫皓曰何以剝人面皮賈充謂孫皓曰情其顏之厚也

笑得齒冷樂預傳此事人笑
稽公至今齒冷

晉郭璞注爾雅多用當時方言。然其中有普通者。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爲甥。夫之兄爲兄鐘。即兄公之轉。夫之女弟爲女妹。兄弟之妻相謂爲妯娌。妹謂之媚婦。謂之新婦。自呼爲身。謬謂之細作。無憂謂之無恙。妖言謂之訛物。叢綴謂之積集。謂之拘攔。酒食謂之饔饌。縫紵衣謂之衛之類。是也。有特殊者。如河北人呼食爲餐。謂待爲餐。東齊呼息爲咽。謂病爲瘼。謂逮爲遏。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齊人謂衣襟爲挀。巴濮之人自呼爲陽阿。荊州謂山形長狹者爲櫟。長沙謂小甕爲甌。南方呼剪刀爲剗刀。韓鄭謂憐爲憐之類。是也。又璞書成於江東。故引江東語爲多。如江東通謂語爲行。謂大爲駟。呼病曰療。呼謀爲憐。謂煖爲煖。謂號爲諄。呼母爲修。音謂兄爲舅。呼虹爲零。呼遷運爲遷徙。呼地高堆者爲敦。呼同門爲僚壻。呼刻斷物爲契斷。呼麋鹿之屬。通爲肉。呼帳爲幃。呼雞少者爲健之類。是也。宋何承天纂文。吳人以積土爲塿。兖州人以相欺爲訛人。江湖以銓爲刈。魯人謂浙箕爲浙囊。揚州以取魚留爲𩺰。吳人以𩺰爲筍。主關中以鵠爲鵠。爛堆趙代以宮爲筍。

第二章 唐

第一節 概論

科舉時代。以有唐爲開始。故唐代之風俗。可以科舉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離乎科舉也。唐代之科舉。又可以文詞代表之。無所謂實學也。然其卒也。至無忠臣義士。效可睹矣。君子觀於唐之風俗。而始知科舉之害烈也。

第二節 飲食

唐人食品。有湯料脍炙胎蒸丸脯羹樹髓飴餠餅餽餠糕酥包子。燕翼貽謀錄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卽饅頭之別名麵饅等名目。其所食之肉。除六畜外。兼用鹿熊驢狸兔鵝鴨鶉子鱖蟹蟹蝦蛤蜊蛙等類。其製造之精妙。鷄有葱醋乳淪剔縷三種。鵝有八仙盤花折鵝糕兩種。鴨有交加鴨脂、生進鴨花湯餅二種。魚有乳釀鳳凰胎。魚金粟平饅子。魚剪雲析魚羹加料鹽花魚屑吳興連帶鮓六種。鼈有遍地錦裝金丸玉葉膾二種。蟹

有金銀夾花平截藏蟹含春侯二種。炙品有昇平炙筋頭春炙活子、光明蝦炙、火煉犢龍鬚炙、金裝韭黃、艾炙乾炙、滿天星七種。麵有甜雪青蒸、聲音部麵蒸菜仙、凡七十字。湯裝浮萍麵、婆羅門輕高麵四種。其參和數種爲一種者，如鹿雞參拌，謂之小天酥。細治羊豕牛熊鹿，謂之五生。盤治魚羊體，謂之逡巡醬。薄治羣物，入沸油烹，謂之過門香。見章巨源食譜而桃花醋、葫蘆醬、照水油，尤爲俗間所貴重。至於研究食品之著名者，長安以張手美家爲第一，而花糕員外亦其次也。張手美家，章巨源食譜長安間閭門外通衢販隨需而供每節則專賣一物，徧京輻輳名曰澆店，每節專賣一物。如元日之元陽樹，人日之六一菜，上元之油畫明珠，二月十五之涅槃兒，上巳之手裏行廚，寒食之冬凌粥，四月八日之指天餛飩等，真可謂膾炙人口者也。花糕員外，章巨源食譜長安皇建曆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研究最精之品，則有滿天星、操作金糕、糜員外，實爲員外官蓋高宗顯德中也，都人呼爲花糕員外。研究最精之品，則有滿天星、操作金糕、糜員外、穆花截肚、大小虹橋、木密金毛麵六種焉。此外則金陵爲士大夫淵藪，家家研究烹飪，故有所謂建康七妙者。詳食譜又朱象瞻白猩唇，當時以爲異味。劉談錄而熊羆家所製作之過廳羊，亦盛行於時。雲仙雜記熊羆每會客至酒中，階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採線繫之，號畢燕之，客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其飲料不外茶酒等物，而於茶味之研究，較六朝以上獨精，觀茶經可知矣。

第三節 衣服

唐初士人以棠苧欄衫爲上服。貴女工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而袍欄袖襖之制。始於太宗朝。其時袍爲尋常供奉之服。長孫無忌請於袍上加欄。取象於綠。詔從之。馬周嘗上議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欄袖襖。爲士人上服。開髻者曰缺髻衫。庶人服之。詔從之。是也。以半臂爲輕佻之服。如房大尉家法不著半臂。是也。然唐初馬周上疏。請士庶服章。於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馬縞中華古今注豈衣服之時尙固有不同歟。帶本古革帶之制。自秦漢以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鑄。以韋爲鞮。六品以上用銀爲鑄。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鐵爲鑄。唐貞觀二年。令三品以上。以金爲鑄。服綠。庶人以鐵爲鑄。服白。太宗嘗於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更改。故也。又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及士庶皆同幘頭。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似以三尺皂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幘頭。唐侍中馬周。更以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以象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烏紗帽。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武德貞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羃羅以障蔽全身。至神龍末。羃羅殆絕。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

帽。靚粧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焉。至女人之披帛。亦始於開元中云。中華古今注。

第四節 科舉之觀念及仕宦之現影

(甲) 好尙文詞。唐承六朝餘習。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故當時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武后時劉曉上疏。謂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可知士習之浮矣。開元以後。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故楊綰。李德裕。亦謂其徒長浮華。終無實用。

(乙) 崇重門閥。垂拱中納言魏元同疏稱。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印。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雖技能淺薄。而門閥有素。遂爾資望自高。張鷟朝野僉載。張文成曰。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可見世家子弟之倖進。由於崇重門閥矣。

(丙) 重視進士。封演聞見錄。貢舉篇曰。唐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釋褐多拜清繁。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平揖蒲華長。落第尚可再舉。一得即職清要。故平揖蒲州華州之令長。王定

保撫言。唐之科舉。初明經進士並重。後專重進士。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出身。終不爲美。劉餗隋唐嘉話薛元超身爲中書尚以不由進士及第爲恨。王又隋唐佳話。載進士曲江大宴。大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之。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堵。車馬填塞。其心目中直以進士爲神仙。不知幾生修到也。

(丁)鑽營舞弊。不顧廉恥。朝野僉載。張昌宜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費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宜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宜。宜曰。我亦不記得。但有姓薛者。卽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并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賊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南楚新聞。江陵富民郭七郎之子。輸數百萬於鸞爵者門。竟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此買賣官爵者也。有仇士良之關節。而裴思謙可得狀頭。見王定保有裴垣相國之子之私議名氏。而常出入其家之僧人。可以爲同鄉。翁彥樞要求及第。見王有元載署名之空函。至河北而其丈人可獲絹千疋。張固幽州鼓吹崔元翰爲楊炎所引。欲舉進士。則先求題目爲地。李肇國史補賄賂公行。情僞百變。但求遂一己之私。又何事不可爲。人心風俗之壞。至於此極。薛謙光所謂今之舉人。有乖事實。第宅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明制適

下試遣搜數。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者也。武后時奏至於李林甫、楊國忠、因高力士得相。鍾紹京爲相。而稱義勇於中官。楊思勗之父楊歷。見蔡京所撰楊歷碑李揆當國。以子姪事閹奴李輔國。呼之爲五父。張岌之諂事薛師。郭霸之諂事來俊臣。宋之問以著名文人。而諂事張易之。其卑污之行。有言之而適足污人口吻者。科舉時代之人才。固應如是。元次山惡圓。至謂甯方爲阜。不圓爲卿。蓋亦憤時嫉俗之言也。

第五節 忠義之缺乏

安祿山之亂。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垆。皆甘心從賊。覲顏爲之臣。此卽處以極刑。豈得爲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光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以非維新之典。且謂陷賊者多。若盡誅之。恐堅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李勉之奏肅宗。與峴意同。新舊唐書皆是峴而非器。大概當日時勢。有不得不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攜離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爲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卽甘心從賊。國法安在。故當時之是峴者。皆因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民人不復知有國家。

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二數也。唐之後半部歷史。焉得不成爲藩鎮擅命之歷史哉。全氏祖望曰。收拾遺文。唐末忠義。尙可得十餘人。司空圖、韓偓、孫郃、羅隱、王居巖、朱葆光、顏羹、李濤、梁震、黃岳、張鴻、梁昊。是也。又有許儒。見王荆公集。然亦寥寥矣。其時女子轉有可風者。如肅宗乾元元年。青州婦人王娘。請赴行營討賊。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順逆之理。僕固懷恩之母。見其子不聽訓。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朱泚將李日月爲劉關亂於蜀。其嫂庾氏絕不爲親。是也。唐之臣子。渾成射殺。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汝何事。死且晚。對此能不愧死。

第六節 人民之規避稅役

唐書李德裕傳。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設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卽給牒令回。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按當時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甚至影射包攬。上不之禁。故趨之者若鶩。然食國家之恩惠。而以逋稅役義務爲快。其國民之程度可知矣。

第七節 朋黨

唐之朋黨。與漢之黨錮不同。漢之黨錮。起於甘陵二部相讖。而成於大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顯結樹黨相謀軋。凡四。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君子而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朋黨以十年結紳之禍不能解。勢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以小人而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論出王伯厚氏。

第八節 清議

唐代不以鄉論爲重。故鄉論因之衰息。觀武后天授二年。薛謙光論取士之弊。謂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又云。所舉非不詢於鄉閭。歸於里正。然雖迹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勳盜級。假其賄賂。卽爲無犯鄉閭云云。則并六朝之不若矣。然愛國詩人。若杜子美、韓昌黎、孟東野、元次山、杜樊川、白香山等。所作詩多規諷時事。猶得風騷忠厚之旨焉。顧亭林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語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道樂工數人。連袂

歌于鶯子。即德秀所作歌。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監厓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斯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與人之誦者矣。

第九節 氏族

當時族望猶重。如李積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雖官至郎中刺史。與人書札。猶稱隴西李積。李肇國史補。李肇與李迥秀同在廟堂。是也。然一亂於義男。當時義男最多。再亂於同姓通譜。李肇國史補。李肇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魏四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而氏族殆不可辨矣。又況私讞告敕者之層見疊出乎。

第十節 家法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論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夜深然後歸寢。諸子復皆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

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公綽之子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法。朱子小學引。此柳氏家法之足垂教後世者。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勸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蒼頭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藏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嗚乎。觀於柳氏之所以與。王賈馮之所。以敗。居家者宜知所去取矣。

第十一節 婚娶

唐世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繇絮、長命縷、乾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繇絮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屈可伸。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雙固也。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案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婿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皆從便門出。復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轍及竈。行禮則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娶婦之家。喜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西陽雜俎。通婚最重族望。依然六朝之風。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李懷遠與李林甫善。常慕與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爲門甲。四姓鄭氏。不離榮陽。岡頭盧。潭底李。土門崔。皆爲顯族。竇威嘗謂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見彙苑及合璧事類。蓋結婚者以得望族爲榮。而望族若大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又恃其族望。恥與卑族爲婚。自高宗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焉。隋書唐書至忠傳。是也。結婚自由。如李林甫之女。於寶臆選婿。張嘉貞之女。於繡幔牽絲。洵與蕭至忠殤女冥婚。唐書至忠傳。是也。結婚自由。如李林甫之女。於寶臆選婿。張嘉貞之女。於繡幔牽絲。山堂是也。離婚自由。如嚴灌夫以無子而欲出妻。妻作詩喻意而止。楊志堅之妻求離婚。顏魯公爲撫

州刺史而不能判其復合。雲漢是也。

第十二節 賭博

唐時賭博之事。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不以爲諱。武后竟自置九勝博局。令文武官分朋爲此戲。記墓武

三思與韋后雙陸。中宗至爲之點籌。張賈出守衡州。上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

爲戲。非有所妨也。楊國忠乃以善樗蒲得入供奉焉。蓋當時博戲。長行最盛。王公大人。莫不耽翫。至於

廢慶弔。忘寢食。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李肇國史補雙陸最近古。號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

梁陳。魏齊隋唐之間。宋洪邁序高宗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

手持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啣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其癖一至

於此。初野史載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也。其時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

山堂肆考李翱作五木經。誌樗蒲之事最詳。雖遊戲之文字乎。抑亦有所寄託也。

第十三節 鬪雞走馬養鷹

唐時鬪雞之戲。最盛於上巳之辰。元宗在藩邸樂此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千數。養

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值。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賈昌以善弄雞。得爲五百小兒長。開元十四年。昌之父忠從封東嶽道死。得旨沿途護送喪車。天下號昌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陳東坡老父傳斯亦元宗之不善作則者矣。按鬪雞之事。始於春秋時之季郕。季平子至戰國而齊俗最盛。鬪雞之外。兼及縱犬。與當時走馬之戲並行。至漢而養鸚鵡者紛紛矣。唐代除鬪雞走馬外。李義山雜詩雞之精神。較之鬪雞養鳥。猶爲有益。然游閒公子。流連忘返。因之傾家蕩產。或大啓鬪爭者。屢見不一見。竟與無業游民之鬪鳥鬪蟋蟀同爲敝俗焉。可勝歎哉。

第十四節 遊宴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人士女。每至春時。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又云。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薮澤。而孫紫北里志。謂曲中諸妓之母皆假母。妓入其中。則無以自脫。諸妓多爲富豪輩。日

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諸妓以出里艱難。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貲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然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往往有謀殺人之事。王式、令狐湊嘗目擊之。幾罹其毒云。蓋自來輦轂之地。士女必極豪華。而士大夫之遊宴歌舞。雖盛世亦不之禁。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且自六朝以來。士大夫挾妓飲酒賦詩。本屬尋常之事。唐代重視進士。進士之所翫狎。當時并傳爲嘉話。故新進士贈妓之詩。唐人獨多。而士大夫之贈妓以詩者。亦復不少。揚州風景。秦淮夜月。名士詩人。風流自賞。或半生薄倖。或別有懷抱。如杜牧之、白香山等識者乃於此覘世運焉。

第十五節 任俠刺客

唐代任俠刺客。如段成式劍俠傳所述之車中女子、僧俠、京西店老人、蘭陵老人、盧生、聶隱娘、荆十三娘、田鵬郎、紅線、崑崙奴、賈人妻、虬髯叟等。及江行雜錄所述之李龜壽。其趨人之急。而又不輕示人以技。許人以身。綽有古風。其胸次則遜古人遠甚。又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其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王承宗之所遣也。其一、開成三年盜刺李石。以馬逸得脫。仇士良之所遣也。蓋是時藩

鎮宦官。皆得以暗殺手段。挾制朝廷。唐事已不可爲。而爲藩鎮宦官所用之刺客。其人格亦不足數矣。

第十六節 械鬪

唐杜佑通典。五嶺以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人多構讎怨。欲相攻擊。則鳴此鼓。有此鼓者。號爲都老。海槎餘錄。黎人皆善射好鬪。積世之仇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仇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鬪敗之恥。則刻箭幾次。射於梁上以記之者也。飲醉。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自云本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羔肉。俵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尅日起兵。仇家聞之。亦如此法。募兵應敵臨陣。遇府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時。婦女爭出營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仇則結於男子面上。若及女子。則其家更深仇怨矣。其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其數。中罹鋒鏑死者。父母妻子諱不悲泣。恐敵人知其不武也。觀此二說。而知械鬪本野蠻之俗。所常有。蓋不自唐始也。然由唐以至於今。經數千年之文化。而兩粵及吾江西之吉贛樂平等處。械鬪之案。猶層見而疊出。豈其野蠻之俗。竟不可變耶。嗚呼。使移其私鬪之勇。而用之於公戰。則尙武之風。一倡百

和。於以振中國民族之衰弱。豈非卓卓焉軍國民之資格哉。惜其梗化而莫之悟也。

第十七節 巫覡

昔者聖人處未開化之時代。知神權迷信之難以猝破也。故本神道以設教。而巫覡在所不禁。觀周禮春官可知矣。春秋以降。淫祀漸興。詛祝多有。桑田之巫。梗陽之巫。及楚之范巫。緣是以出。漢時乃有巫蠱。以至六朝。巫覡盛行。顏氏家訓。至目之爲妖妄。然信巫覡者。至唐而又甚焉。元宗之封東嶽也。用老巫阿馬婆以禮嶽神。開天傳信記王璵之相肅宗也。分遣女巫於各州縣。惡少數十人隨之。所到橫索金帛。唐書本傳棣王瑒之二孺人爭寵也。密求巫者置符瑒履中以求媚。唐書本傳奉巫覡爲神明。號巫覡爲天師。不但用之醫病祈福祈雨也。卽升遷之事亦決之於巫覡。如范攄雲溪友議所載。石州巫言石雄升遷之事悉驗。是也。然韋覲爲大僕。使巫禱求節度使。而卒貶潘州司馬。雲溪友議趙彥昭以巫力得宰相。爲御史郭震所奏。姚崇執政。卒貶江州別駕。唐書巫覡之術安在乎。靈異記又載。白行簡生魂求食。中巫術而死。蘇州巫趙十四。平日能致生魂。又曾以術致許至雍妻之死魂。其說尤怪誕。而世俗信之。大抵當時社會上迷信巫覡。已成爲一種之神經病。雖有崔郾之毀金天神像。杖責神巫董氏。西陽雜俎狄惟謙之因

求雨不驗。杖殺女巫郭天師。劉談而信之者如故也。彼李嘉祐王建賽神之詩。其猶有醒俗之意乎。

第十八節 言語

郎郎之名起自秦漢。郎官而吳中之呼。周瑜爲周郎。三國志。吳氏之呼孫策爲孫郎。江表傳。由來已久。故唐人多用之。溫大雅大隋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并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此與隋時人之呼。滕王瑋爲楊三郎。隋書。同。張易之張昌宗有寵。武承嗣武三思宗楚客宗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撻。呼易之爲玉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綏謂王琪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致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謂中官董秀稱七郎。甚至臣下稱天子亦謂之郎。唐書。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三郎謂元宗以其行第三。故呼三郎也。曾祖呼曾孫亦謂之郎。劉賓客嘉話錄。元宗呼德宗爲恩郎。是也。然郎實爲奴僕稱其主人之辭。觀宋璟之言可知。又隋京兆韋哀之奴稱哀爲郎。君見張鷟朝野僉載。而通鑑注亦云。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謂之郎主。蓋自唐以後。僮奴稱主人通謂之郎矣。

哥哥之稱謂隨時而異。有以之稱帝王者。漢武故事。王母命侍者四拜答哥哥。是也。有以之稱子弟者。宋王荆公謂子弟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謂第三子葵。是也。有以之稱弟者。宋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謂高宗。是也。唐人則竟呼父爲哥。觀舊唐書王琬傳。元宗泣曰。四哥。答宗行四曰。仁孝。阿奴。惟有大平元宗子棣王瑛傳。惟三哥。元宗行三。辨其罪。可知按今人稱兄爲哥。而六朝或呼父爲兄。兄。北齊諸王。唐人不失爲正。五代晉王存勗無足異。魏之哥爲兄。孔稱者。唐元宗與衛王憲稱大哥。以哥稱其兄。尚不失爲正。五代晉王存勗無足異。魏之哥爲兄。孔呼伶人景進爲八哥。亦稱兄長。

宅家天子原有天家大家官家之稱紫微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

四年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是也唐時宮中則呼天子爲宅家通鑑唐昭宗乾寧

軍容勿驚宅家是也賁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也

官人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杜子美達唐與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好漢新唐書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舊唐

子爲漢唐已有之元宗謂吉溫爲不良漢見舊唐書酷吏溫傳劉蕡爲楊嗣復門生對策忤時仇義

山雜

娘子始於隋崇紹妻典兵之呼娘子軍昌黎有蔡周氏十二娘子文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

丫頭劉賓客詩花面

阿嫗李義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阿嫗李賀稱母曰阿嫗正字通通雅曰沐猴彌猴

半子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

檀郎李義山詩謝傳門庭盛未行今朝歌檀郎管風檀郎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

親家男女持姻者兩家相謂

花娘陶隱居雜錄云。娼妓爲花娘。李賀申胡謫樂歌序。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是也。今

家生兒史記陳勝傳。免驢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兒也。今

阿奢題增也。通鑑。賈懷貞再娶章后乳

婁七禾反。短身也。唐書。王伍傳。伍貌婁

郎當不強健也。見唐書。按一作銀鑄。說文。鑄也。前漢王莽傳。以銀鑄銀鑄其頸。註亦訓長

樓羅唐書回紇傳。加册可汗爲登里顏咄咄登施舍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舍俱錄。率言漢羅也。蓋

征伐頗有功力。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則宋人用唐人之這語也。然

樓羅二字究不始於唐。觀西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顯祖論云。蓋

羅之辨。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戲問。昕

指大寒山子詩。箇是何措大。時來書南院。通鑑。唐文宗紀。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演由寓直有一

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切爲樹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演由遂謫不敢言。

李義山雜纂。必不來窮措大。喚妓女相似。似措大。饑寒則鳴。不如不解措大。解音則廢業。

白袍子唐土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今俗謂未進身者爲白衣人。

白袍子按白衣白袍與管子乘馬篇之白徒。北史李敏傳之白丁。魏書食貨志之白民。同。

底唐張嘉貞爲舍人崔湜輕之呼爲某家底

村氣劉餗隋唐嘉話薛方微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附馬村氣也

天邪天有至唐詩鍾嶸蘇小小人道最

流落明皇雜錄李白杜甫孟浩然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按一作留落史記匈奴傳然而諸將常坐留落不過許謂遲留零落不過合也又留本與流通則謂流落與留落同義可也

舍胡唐顏杲卿舍胡而死今俗謂人語不明瞭曰舍胡宋蘇長石公鍾山記南聲南胡亦謂聲不明瞭也

辜負謂虛人意也見唐書

欺負李翊俗呼小錢見陵於人爲欺負

羅師張鷟朝野僉載宗楚客除袁守一爲監察御史於朝堂抗衡於寶懷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小兒語無交涉也

活計生理也出自樂天詩

認得白居易詩一

記得劉禹錫詩記得

窮相據言與鄭光業同居之人窮相謝光業有窮相骨頭之語

背面杜甫北征詩見翁背面啼李商

錯認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顏

瑣細杜甫詩遠遊羅水族瑣細不足名權德輿詩瑣細何以報又陸游詩灑掃瑣細之事

花樣國史補薛綏訓爲江東節制密令軍中未有室者於北

烏鬼杜甫詩家義烏鬼邵氏聞見錄夔峽之人正月十一日爲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家

當面杜甫詩姦佞

差脚舊唐書宣宗紀賜涇原鳳翔鄠瑤諸鎮絹制有度支

喫飯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長相見傳燈

零碎唐書懿宗紀懷遠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

多半詩方干送孫百篇遊天台詩更有仙花與靈鳥恐君多半未知名林逋

無理取鬧韓愈食蝦蟇詩鳴聲

穩當杜牧詩爲報眼波須穩

穩當杜牧詩爲報眼波須穩

來釐吳中記聞吳民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貽

裏許謂裏面也溫岐詞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原來自有人

在何許杜詩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噫吁嘻蜀山人見驚異者曰噫吁嘻音摩者嘯左右應曰噫故太白蜀道難表聖休休亭記用之

懷懷顧烏皓切音懷懷也集韻恨也或作快音緣珠有懷懷狀吾江西及湖南有所恨曰懷人但音如愛蓋懷本有愛悅之義見郭璞爾雅釋言懷悅也注人情因愛生懷終爲懷恨之意且謂以爲愛猶

存謂治爲亂謂洗爲污謂放爲今謂存爲祖謂嘉耦爲好仇語之反也

僣僣廣韻心亂也據亦作僣

眼睛韓愈月蝕詩念此日眼睛月者爲天之眼睛

一樣王建宮詞新彩一樣殿頭黃

早飯白居易履道西門詩行憲朝香炊早飯又文天祥簡李深之詩早飯帶星炊張憲寄天香師詩海龍灘早飯

中飯李頎南遊詩向野聊中飯

乘涼李頎南遊詩乘涼探暮程

點心唐史鄭倭夫人願其弟曰治放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蓋謂小餐也

快活翰林志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忽見老卒臥於日次欠伸甚適梅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五代史劉昫傳三司諸吏聞昫相相賀曰自此我曹快

活矣道山清話太皇之聖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劉克莊詩莫是後身劉快活

寄信張籍詩寄信吳鞋實島詩寄信船一隻又歐陽修詩寄信無秋雁

乞相蘇軾言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纓行而出園師所由觀見逢行李蕭條前曰退避新耶君卽遣一介語之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書魔白居易詩書魔昏兩眼蘇軾午寢詩平生尙有書魔在

屬付賈餗大悲禪師碑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又朱子題李氏遠經關詩更得湖南親屬付歸來端的有餘師

商量大唐嘉話睿宗與羣臣呼明皇爲三郎凡所奏請必曰與三郎商量未

用費唐書崔仁師傳遷度支郎中曹口陳移用費數千名

送行高適詩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

好處韓愈詩最是一年春好處鄭谷詩付逢好處嫌風便

喜事韓愈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方便元稹中翰賦詩死欲依稀取謝又維摩經摩詰以無量方便謝又維摩經摩詰以無量方便

摘茶采茶韓偓詩生涯采芝叟鄉俗摘茶歌真春光老詩

對面杜甫詩忍能對面爲盜賊杜甫詩忍能對面爲盜賊杜甫詩忍能對面爲盜賊

熱鬧清異錄武宗謂王才人曰朕非不能取熱鬧清異錄武宗謂王才人曰朕非不能取熱鬧

什麼樂籍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

到底舊唐書李勣傳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又張詠

一半唐太宗望雲詩迎風一半斜光此夕分

一雲孟郊春後雨詩昨夜一雲雨又陳

郎罷罷薄蟹切顧況困詩郎罷別困香梅生汝云云自注困音

一片衆聲高也出薛能詩

一潑李翊俗呼小錢雨

姪牙二音司空圖

溫暖新晴草色暖溫也。一曰熱不透也。王越詩。

庫露玲瓏空虛也皮日休詩襄陽作榼器中有庫露

直籠統不委曲也。

黑暗見後錄南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

耳邊風杜甫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

岸漈土銼宋王伯厚困學紀聞詩云杜詩多

彭亨韓文公石鼎聯句豕腹脹彭

波李翊俗呼小錄謂之波立謂之站

添李翊俗呼小錄呼下酒具爲添

俺廣韻於驗切音俺我

倭廣韻方刷切標去聲

唐人稱呼人喜用次第。高祖呼裴寂爲裴二。明皇呼朱濟爲朱五。德宗呼陸贄爲陸九。見王定保摭言。

韋夏卿有知人之鑒。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爲郎官。簇馬良久。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王藻。王素。貞元中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見大唐傳載。而范攄雲溪友議。稱李紳爲李二十。玉泉子。崔鉉謂路巖爲路十。劉賓客嘉話錄。亦有韓十八。愈。李二十六。程。李二十六。丈。丞相席十八舍人之稱。唐書鄭絪傳。本善詩。其語諱諸。故使落詞。世共號鄭五。歟。後禮。是稱鄭絪爲鄭五也。而絪又自稱鄭五。亦見本傳。

第三章 五代

第一節 概論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至哉言也。歐陽公五代史。於家人及諸臣死事一行王進等列傳。皆痛斥當時風俗上之絕滅倫理。喪失廉恥。而於馮道傳言之尤切。其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斂。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得而知也。按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弑武人之朝。不自知愧。故歐陽公罵之如此。又於傳末引王凝妻李氏。以愧忍恥偷生之輩之學馮道者。其意深矣。明高忠憲有言曰。世間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嗚呼。古今之無恥者。無過於馮道。則馮道爲古今無恥者之代表。而五代風俗之無恥。更何不可以馮道代表之也。馮道可謂衣冠禽獸矣。然後世之崇拜馮道。模倣馮道利用馮道。而生非五代。不見正於歐公之筆者。可勝道哉。

第二節 氏族及名字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梁唐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五代史豆盧革傳當時人取名多用彥字。趙鼎松廿二史劄記言之最詳與六朝人取名之多用僧字者相同。亦一時無謂之好尙矣。

第三節 言語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契丹時皇后云姑夫

風子

通鑑梁紀考異陶岳五代史補云楊涉之子凝式見事漢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

賴子

五代史高從誨爲高賴子今俗謂摸稟無恥者爲賴子

親家翁

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爲親家五代則謂爲親家翁見五代史劉煦傳及蘇氏開談錄

眼孔小

屋子眼孔小與錢十萬貫塞破屋子矣

喫飯處

五代史安叔千傳耶律德光勞叔千曰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

泥窗

蜀人宮詞紅錦泥窗透四鄰

第四編 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

第一章 宋

第四編 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

第一節 概論

顧亭林先生曰。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咸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如宗澤、韓琦、劉靖諸人。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

第二節 飲食

楓窗小牘云。(舊京工役固多奇妙。卽烹煮饌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熨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於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此可以規當時飲食之好尙矣。其普通製作飲食之法。則虞淳食珍錄言之最詳。

第三節 衣服

文獻通考。宋眞宗太中祥符間。禁民間服皂班纈衣。宋史輿服志曰。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爲黝色。後士庶漸相效。言者以爲奇袤之服。仁宗始禁之。紫衫本軍校之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衫遂廢。涼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孝宗乾道初。王儼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涼衫。甚非美觀。而以交際臨民。居官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兩宮所宜革。且文武並用。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體。於是禁服白衫。先是宮中尙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言者以爲服妖。仁宗乃下詔。令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尺。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爲之。朝野雜記。述宋代衣服之改變。則謂自渡江以後。人情日趨於簡易。不能復故云。

第四節 忠義

以宋代仁人義士之接踵。徒隨劫運以俱盡。卒無補於國之危亡。讀史者未免有餘憾。然試一思其身當國變。茹辛忍苦。百折不回。又不覺肝膽照人。生氣凜凜。如演一場英雄之活劇。不但崇拜之。歌舞之。且有勃然興起者。以其可爲萬古國家社會風俗上之標準也。夫旣可爲萬古國家社會風俗之標準。

則其可爲當時風俗之代表。自不待言。故吾言宋之風俗。不得不急舉仁人義士以爲冠冕焉。

(一) 岳飛。

字鵬舉。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關氏血。旗臯克汗頭。歸

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此岳飛所作詩也。每一讀之。未嘗不振觸盛衰。興廢之往事。而動憑弔英雄之慨於無已也。其所作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軍。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蓋又未嘗不讀之而意氣飛動。忤忤不能自己。而喚起人生不可不自勵爲英雄豪傑之心。蓋英雄者。以時勢而增重者也。故平易時代之人才。每不及艱難時代之人才。南宋則需才孔亟之時代也。而岳飛能以積弱之宋。抗方興之金。一二月間。屢戰屢捷。勢如破竹。固早已懸一指顧間。渡河洛。擣幽燕。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之快事之希望於胸中。其前途正未可量。乃金牌見召。不但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竟以三字獄死於秦檜之手。於中國歷史上結構一最悲壯之劇。蓋岳飛雖爲未成事之英雄。而千載下猶有餘痛。正以其功敗於將成。而愛國排外之思想。又不可多得也。然岳飛雖功敗於將成。而其精誠浩氣。固長流行照耀於

天地間也。

(二) 文天祥。號文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文山集二十一卷。宋文天祥撰。天祥事迹具宋史本傳。天

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贍。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持論剴切。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故長谷真逸農田餘話曰。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又文信國集杜詩四卷。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頗未粲然。不愧詩史之目。云。今讀其詩。如(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幾多江左腰金客。使把君王作路人。)(何等痛切。)(不是謀歸全趙壁。東南那個是男兒。)(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未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國破家亡雙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何等悲壯。又南康軍和東坡醉江月云。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人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雁過孤峯。猿啼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尙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聞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代王夫人作

詞云。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愛國之心。亡國之恨。讀之不覺聲淚俱下。至於正氣一歌。及絕命後。元人檢得衣帶中成仁取義之語。淺人皆能道之。嗚呼。天祥之心苦矣。志壯矣。後世論史家常以張世傑。陸秀夫。李庭芝。李芾。陳文龍。單公選。趙興擇。馬暨。姜才。趙淮。趙卯發。夏椅。王安節。阮正己。江萬里。等。與天祥同爲宋數百年國家養士之報。及宋儒提倡學風之效果。諒哉言也。故聞天祥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三) 鄭思肖。號所南

昔人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心者精誠之所集。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亙萬古而不磨者也。故自古國家。有人心然後有風俗。宋遺民鄭思肖。固一心宋室者。其言曰。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國家者。惟觀人心爾。又曰。今之人。萬其心。一於利。皆痛惡夫亂臣賊子。無人心者之言也。故讀其所爲心史。益知其心之光明俊偉。爲有宋一代元氣之所存。其詩曰。(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春風仍日月。世界自山河。)(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生得男兒骨。一死亦精神。)(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恥。)(小臣有誓會銘骨。不到神州不太平。)(我非辦得中興

事一點英靈死不消。(甯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心勅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誓以匹夫紆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真一字一淚，凡所爲文皆然。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嗚呼！先生之詩文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豈僅於宋代歷史上佔最高之價值已哉。

此外愛國之詩人，猶有陸務觀、姜白石、范石湖等。而王伯厚困學紀聞又云：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可以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可以見東坡公之心。

第五節 廉恥

延平先生^{李侗}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故欲察人心之廉恥，覘之於官吏足矣。官吏者有維持風化、表率下民之責者也。理宗時真文忠公^{秀德}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然淳熙十五年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則此風猶未革也。蓋官吏之貪污，非一日所能去矣。

第六節 學風

陳止齋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太祖至天聖、明道、仁宗。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文正公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見其所作溫州學田記。其說於宋代學術之演進。言之甚確。按宋自神宗立太學三舍法。厥後鄧肅。卽以太學生上十詩。論花石之擾。見王明清揮麈錄。陳東。卽以太學生上書。論大臣誤國。并痛陳時事。論史者以爲興學育才之效。但學風之提倡於上者。民之受之。猶在被動地位。不如濂洛關閩諸儒之自行集徒講學。轉足以正人心而維風化也。故宋末忠義之氣。實胚胎於講學諸儒。而太學諸生。除鄧肅、陳東外。其餘猶多訾議焉。東軒筆錄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閒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鄧志宏沙縣重修縣學記曰。崇寧徽宗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錄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遂遂然貪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

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惜行之。亦末如之何也。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齊東野語曰。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俸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闔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未纔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郭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觀以上諸說。以可以去權奸之太學生。轉而爲媚權奸之太學生。蓋志趨不端。故籠絡之術得以中之也。被勸之效果。如是如是。

第七節 婚娶

議婚太早。或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因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仕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見司馬溫公家範連姻多主因親及親之說。以示不相忘。袁氏世範故蘇洵以女嫁其內兄程潛之子之才。而其女作詩。有鄉人嫁娶重母黨之句。

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璪女。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則姨表兄弟姊妹也。然姑舅兄弟。當時猶有疑其不可爲親者。容齋續筆曾論及之。婚姻論財。故媒妁言最難信。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計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往往有輕信其言而成婚。其後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袁氏世範聚婦謂之索婦。陸游老學庵筆記娶婦之夕用樂。清波雜志宣仁云尋常個樂。有上高座之禮。袁氏世範今之士族當婦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座。不及設者。則爲缺禮。雖一時衣冠右族。莫不皆然。餘詳文公婚禮。

第八節 喪葬

宋時喪禮盡廢。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視然無愧。人亦毫不爲怪。乃至鄙野之人。初喪未斂。親賓則賁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道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論出司馬溫公當時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劉燒春磨。受諸苦楚。此種謬說。朱文公曾力闢之。喪祭用紙錢以禮鬼神。紙錢起於漢之葬埋瘞錢。而南齊東昏侯始實行之。

見洪慶善詩辨證唐元宗時王珣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唐書王五代以來。寒食野祭率用之。至宋而紙錢

盛行於俗間。邵康節比之於明器。見前錄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宋史次儒南城人。至爲文頌之。大

慶受日而杜正獻亦不焚紙錢。見却然亦寥寥矣。火葬之俗。當時最盛。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

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熱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

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其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用焚棄。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

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亭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

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苦而遭此身後之

大戮耶。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

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

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

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案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烟

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梟。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始

有火葬。而中土焚尸之事。始見於春秋。衛侯之焚褚師定子。然風俗上殊不謂然。田單以掘齊墓燒死人。激怒齊人。而因以破燕。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塚。而有反意。皆以焚尸骸之駭人聽聞也。有之則以施之於仇人惡人。如漢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楊元感反。隋乃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是已。今泰西及日本。火葬盛行。而中國杭城。火葬之俗猶昔。或者卽孔子死欲速朽之義耶。佛重靈魂。輕體魄之說乎。則吾不得而知矣。厚葬之俗。較唐以前尤盛。士大夫罕有斥其非者。如趙概聞見錄。謂晏殊薄葬。而遭剖棺碎骨之慘禍。張耒以厚葬而免。固猶注重厚葬也。

第九節 巫覡

宋史李惟清傳。惟清解褐涪陵尉。蜀民尙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擢大巫筭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筆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焉。侯可傳。可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可禁之。幾變其俗。蔣靜傳。爲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甯死不服藥。靜悉諭巫罪。聚其所祀淫像三百軀。毀而投諸江。陳希亮傳。希亮知郿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詆

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夏竦傳。竦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尙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案巫覡緣鬼神以求食者也。鬼神之迷信。既深入人心。至於病不服藥。惟事祈禳。故巫覡得以施其誑誘之術。徒禁巫覡。本不足以拔除迷信。然巫覡惑人之力不小。禁之亦大有益於風俗。至於醫藥之不講求。又爲社會尊用巫覡之一原因。蓋其心理上。以爲醫藥與巫覡均索之冥冥。求人醫不如求神醫。而醫遂見賤矣。

第十節 言語

兩樣范成大晚步四園詩。一種東風雨樣心。

破費蘇軾詩。破費八姨三十萬。大唐天子要驪頭。

討飯黃庭堅跋昭清公詩。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慳道。避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顏以討飯養千百閒漢爲笑也。陳造詩。投荒忍死經人鮓。討飯充腸上岳陽。

午飯蘇轍漱玉亭詩。入瓶洞鼎。春茶白接竹齋廚。午飯齊。

煮飯東坡詩。破鑪煮飯煮三間。

留飯老學庵筆記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

半生半熟旌掌錄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寇忠愍乞詩於魏野野贈

打魚打水打飯打船打車歸田錄世俗言語之訛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屬遠舟

安頓乾淳起居注中聖節駕詣德壽宮進香并進奉銀

路費客語范純夫謁告省蜀公於計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又

草鞋費范成大催租行牀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

過了蘇軾書參寥詩寒

錯到底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婦人綰

可惡陸游詩雨來紅鵲更可

洗面宋史蒲宗孟傳宗孟嘗日有小洗面大

渴睡歸田錄胡旦謂呂

笑面老學庵筆記人謂蔡

這箇王安石詩紙緣疑道箇長庚徐公慙求進納

擔攔了楊萬里詩秋月春風擔攔了白頭始嫁不羞人

安妥宋史岳飛傳湖廣江浙亦獲安妥

家裏黃庭堅詩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

變相圖畫見聞志

春忙黃庭堅過昆陽詩田園恰恰值春忙

也得市飲乎太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井遊可當同之陳良久曰也得也得非得非渠不得預此席

儻侗集韻音龍統

爾飲楊公筆錄俗謂大

歡彈子帆去聲齊東野語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率船之索曰彈平聲子意謂吾

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本陸放翁入蜀聞舟人詞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灘錢之語亦此類也是

啓集韻步臥切婆去聲燕代謂喜言人惡爲婆

色叫歷史王德川召入兩府有千總館職者王曰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色叫者謂事理不相當也

鼾睡打呼也宋太祖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則劇遊樂也朱子語類謂閩廣有此語

黑甜輒飽墨客揮犀詩人多用方言里人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輒飽故東坡詩曰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

獸不慧也范成大詩千貫賣汝獸萬貫賣汝獸又曾作賣獸獸詞自顧隨記石湖戲答詩云我是蘇州監本獸

鵲突謂入憤憤不曉事也見朱子語錄宋史呂端傳作糊塗明道雜錄錢穆內相決大滯賦蘇長公嘗以霹靂手錢曰僅免葫蘆路灼艾集云葫蘆音鵲突

有甚意沒些巴鼻謂讀篇熙寧初有人自上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作奸邪有甚意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銅臭釋常談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益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譏我以爲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裏頭空宋詩也蘇蓬蓬外頭花裏頭空嘉定亦有外頭閃電裏頭空之語吾萍罵人擺空心擺空架子亦此意也

骨董雪錄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藥用此二字摩庵先生語類亦作汨董

偉穿州山人藎宋時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渠宋陳無己曰汝豈不渠知我不著渠家衣耶

通事

唐
帕
通周

事南蕃海舶謂之唐舶南方蠻獠謂之蒲又皆譯之名也

程
延夢

溪筆談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
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程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硬雨

電也宋呂居仁曰紹興初臨安大雨電太學
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電稱硬雨

泰山

釋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一階一級惟鄧綰是封禪使女壻驛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

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以此丈人爲泰山

嬖
吳集

俗韻
呼彌
母計
曰切
謎音
謎

妮呼六

婢曰：「故今人。」

狗
河集

南韻謂歸婦遇日切音懶

爸按集

韻必駕切音霸吳人呼父曰爸爸
吾江西萬載人呼父曰爸爸

母
母

呂祖謙紫微雜記呂氏母受嫡房婢拜。猶然。但母作媼。卽答按此弟妻呼兄嫂爲母也。今俗猶然。但母作媼。

大姊

姊宋人呼嫡母爲大姊姊妻之於嫡母亦然宋高
宗母章后稱徽宗后爲大姊姊見宋史后妃傳

沙家

前清康熙字典人部余字下古有余無余余之轉韻爲禪遮切音蚺姓也
五代宋初人自稱曰沙家卽余家之近聲可證而餘字從余亦可知也

波范成大吳船錄蜀中稱尊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鐙子正字通宋仁宗遊後苑選宮索樂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湯鐙子曰吾歷顧宋仁宗遊後苑選宮索樂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湯

小底賤者之稱一說供役使者宋史有內班小底又承應小底見遠史晉公談錄劉承規在太祖廟爲黃門小底

同庚墨客揮犀文彥博居洛日年七十八與和陶司馬且席汝言爲同庚會各賦詩一首癸辛雜識張神鑒督而慧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

孃孃劉氏爲大孃孃楊氏爲小孃孃

銑字彙補引耶仁寶說謂此二字是蜀語見黃山谷集

朶朶晏殊詞佳人釵上玉尊前朶朶香堪惜

篩米見指錄

散場見指錄

脚甲雲笈七籤甲午可割脚甲

丁丁董董西湖志餘董宋臣丁大全用事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纏丁董與丁東丁當皆以狀金玉

等器相撞相擊之聲然宋人此語含有顛倒意故音聲語謂人不嘹亮及作事無秩序曰丁董但丁轉爲去聲

老嫩劉蘆見閑志。蘆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箭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豔麗。開野。袁枚趙昌荷花詩。蘆來瀉於號能事。老嫩風情。毫髮證。

的當秦觀詩。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

賤貨陳東謂寶玉器詩。楚玉非賤貨。按吾邦及湖南土俗。屬女爲賤貨。

錯安頭照天燭。宋史李先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

水晶燈籠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敏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

薄餅從上揭。歐陽公事文類集。劉龍圖事引諺。忍事敵災星。呂居仁官箴引諺。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徐度却掃篇引石林公述。吳中俚語。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陸游老學庵筆記引淮南諺。山水險阻。黃金子午。王伯厚地理通釋引諺。兜不上下類。齊東野語引諺。謂人喜過其。解頤之意。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芥糲筆記引諺。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獨醒雜志引諺。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蘇軾墨寶堂記引蜀諺。掘得窖子。謂江南人作盤游。飯下掘。鮮脯膾炙。仇池筆記引里諺。

第二章 遼金元

第一節 概論

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漚。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爾輩不可忘也。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弈棋變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以返古。初入中夏。猶未大變。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是以國不永久。元史世祖本紀。略謂元起朔漠。專以畜牧爲業。觀此可以知遼金元風俗之大概矣。

第二節 崇重忠義

元柯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於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

延從之。此皆宋世以來。曾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第三節 好尚儒雅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譙賞窮日夜。其詩勝者輒有厚贈。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皋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瑣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四友齋叢說又顧仲英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聲光映蔽江表。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閨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後世猶豔稱之。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謔。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縉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以來。遺民故老。相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之所好也。

第四節 人民之性質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目。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然當時民族。最富於服從性。金史所謂燕人最卑賤。金人來則從金。宋人來則從宋。遼人來則從遼。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其黨竟爲立碑紀功見金史王若虛傳趙雲松廿二史劄記。所謂元時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者是也。嗚呼。他不足論。燕人固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者。瞻懷漸離。憑弔荊卿。筑聲慘烈。劍氣悲鳴。山河不殊。人物非故。曾幾何時。遂至於此。今之燕人。非所謂首善之區之民族耶。然自庚子一役。聯軍入京以還。懸順民之旗。獻德政之傘。屈意媚外。醜態百出。昔法相哥爾別爾之對魯易十四曰。一國之大小。不以疆域而論。視其國民之品格何如。品格者金城鐵壁。不可破也。今吾燕人之品格如此。能免爲外人所輕視乎。

第五節 方言

遼史國語解節略

鄉之小者曰彌里。郎君曰沙里。請曰射。有力曰虎斯。一人肩任曰擔。兩人共舁曰牀。討平曰奪里。本興旺曰耶魯盤。慈息曰窩篤盤。輔佑曰何魯盤。實大曰阿斯。孝曰得失得本。遺留曰監母。馬不施鞍轡曰

韃后土曰禰幹、母曰麼、酒尊曰撒刺、金曰女古、玉曰孤穩、以白鷺羽爲網曰白毳屬、亦曰白毳大、首曰捏褐耐、正月朔旦曰迺捏哱呢、二月一日曰押里阿、押讀作押、阿讀作阿上巳日射兔之節、名曰陶里樺、重午日曰討賽哱呢、日辰之好曰賽哱呢奢、重九日曰必里遲離、管率衆人之官曰撻馬、撻沙里、統軍馬大官曰夷窩董、會同初改爲大王典族屬官曰惕隱、參知政事曰夷窩畢王、獄官曰選底官、曰尅、掌文翰官曰林牙、諸官府監治長官曰詳穩、統軍官曰三尅、猶云三帥也諸部下官曰梯里已、後陞司徒縣官達刺於、後陞縣官之佐曰麻都、後陞爲令官府之佐史曰敝史、扈從之官曰撻馬掌、馬官曰飛龍、使諸帳下官曰敝穩、掌禮官曰敵烈麻都、掌浩命奏事官曰知聖旨頭子事、諸宮典兵官曰提轄司、工部曰廳房、虞人曰女孃、阿主、父祖稱也、阿點、貴稱也、阿盧朵里、貴顯名也、夷窩的、大臣夫人之稱也、暴里、惡人名也、著帳、籍沒之戶也、

金史國語解節略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諸版教極烈、官之尊漢貴者、國論勃極烈、尊體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烏魯古、牧圉之官、幹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論、出胚胎之名、阿胡迭、長子、骨朶、季也、蒲陽溫、曰幼子、益都、次第之通稱、第九、曰烏也、十六曰、女魯歡、散亦孛、奇男子、撒答、老人、什古乃、瘠人、保活里、侏儒、阿里孫、貌不揚也、答不也、耘田者、阿士古善、採捕者、阿合、人奴也、兀朮、頭、粘罕、心、盤里合、將指、漫都譟、癡駿、謀良虎、無賴之名、賽里、安樂、迪古乃、來也、凡事之知者、曰后倫、習矢、猶人云常川也、

物象

兀典、明星、阿鄰、山、釜、曰閹毋、刃、曰斜烈、金、曰按春、布囊、曰蒲盧渾、盆、曰阿里虎、罐、曰活女、烏烈、草廩也、沙刺、衣襟也、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物類

恆端、松、孰輦、速、活窩罕、羔、訛古乃、犬之有文者、斜哥、貂鼠、蒲阿、山雞、窩謀罕、鳥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紇石烈、曰高、徒單、曰杜、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蓋、曰張、溫迪罕、曰溫、石抹、曰蕭、奧屯、曰曹、移刺、曰劉、幹勒、曰石、幹華、曰趙、阿里侃、曰何、抹顏、曰孟、朮虎、曰董、

元史八師巴傳

八師巴時、有國師膽巴者、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及必蘭納識里之誅、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巨萬萬、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蓋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撈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曰龍歌兒、華言金輪也、有曰喀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黨刺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撈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撈、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

有曰吃刺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掛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哨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觀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敬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輸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

忒殺謂太甚也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按白樂天半開花時四日憑輕照東風其殺吹自注殺沙去聲音廈亦作煞明楊升庵謂京師語大曰殺大高曰殺高卽今吾鄉曰殺能大殺能高也今嘉定俗謂太甚曰忒殺殺音沙去聲吾江西及湖南謂太甚曰忒如

龍袖驕民玉堂漫筆嘗見閩閩尙有憲副云龍袖驕民爲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齊南詔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跳槽元人傳奇謂魏明帝爲跳槽按明帝納懷氏爲妃及毛氏有寵而黜懷氏其後龍郭夫人而毛氏亦愛弛故云跳槽也今娼家以嫖客他往爲跳槽實本於此

第三章 明

第一節 概論

顧亭林郡國利病引歙縣志風土論曰。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蓋基隆矣。於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咸獲服勞。比鄰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僞未萌。計爭未起。紛華未染。靡汰未臻。則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馴至正德武宗嘉靖世宗初。則稍異矣。土田不重。操貲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已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於是詐僞萌。計爭起。紛華染。靡汰臻。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慶穆宗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恆。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侔。於是詐僞有鬼蜮。計爭有干戈。紛華有波流。靡汰有邱壑。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愈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江河日下。不堪設想。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按此亦足見明代風俗之一斑矣。

第二節 仕宦驕橫

鄢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淮河東鹽政。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昇之。見嚴嵩傳張居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爲之前驅。眞定守錢普創爲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童子給使令。凡用昇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夫以居正之賢。尙且如此。則汪直、嚴嵩、魏閤之驕橫。更無足異矣。嗚呼。明代官方之壞一至此哉。

第三節 才士傲誕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豔。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鴻山學士家婢。詭身爲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爲姻好。明野史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爲贈。玉堂叢話甯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佯狂脫歸。明史文苑傳又桑悅爲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卽遣散士卒。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爲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爲趙穆王所禮。王命賈

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卽飾姬送於棹。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棹先生者。俱見前此等恃才傲物。跼蹐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卽諸王亦以得交爲幸。若惟恐失之。可見明中葉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第四節 勢豪虐民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搢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爲魚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梁儲傳。儲子次據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搆遂滅端家一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據最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爲所役。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

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瑯琊漫鈔載松江錢尙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甃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潮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此又勢家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遁。秉謙傳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爲異。至於宜興周延儒方爲相。陳于泰方爲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墓。延儒傳王應熊方爲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賊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嘗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兩家爲與主。兵備馮元颺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也。元颺傳是縉紳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爲姦民竊而戲諸勢要。則悉爲勢家所佔。元颺傳有天順中曾鞏爲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姦民指爲閒田。獻諸戚畹。鞏斷還民。見李業傳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姦民指爲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者。并罪受者。原傑傳戒庵漫筆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者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資產。子方幼。其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閔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闕。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爲己任。遂直

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

第五節 官民交通

部民乞留者。如周舟、胡夢通、郭伯高、李思進、高彬、劉郁、紀惟正之坐事當逮。而民詣闕言多善政。余遂誠鄭敏等十人之坐事下獄。而著民列政績以聞。見循吏傳况鍾之丁憂。陳本深之滿秩。而民乞留。皆獲允許。後郭璉爲吏部尙書。慮其中有妄者。請核實。從之。自是遂爲例。見各本傳宣宗因劉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後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部民不盡可信。而爲劉迪、王聚者正多也。且唐時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三代之直道不存。往往以一二媚官者私人之感情。而爲乞留頌德之舉。重以貪官污吏。復從而賄囑之。私託之。遂使民不能見信於上。而民情不得上達。循良之績。亦多壅於上聞。致可慨已。

第六節 奸豪胥役與詞訟

彰德府安陽縣。軍校雜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稱難治。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訟。蘇

州風俗傾險狡悍。往往上官欲察州里之豪。不能不假耳目。而奸人常爲之窟。欲中害人者。陰行賄賂。置怨家其中。羅織罪狀。暗投陷阱。及對簿。上之人雖心知其冤。終不得釋。其人揚揚然謂執一縣先死之柄。上至長吏。猶或陰持短長。伺間肆螫。名曰訪行。市井惡少。恃勇力辯口。什伍爲羣。欲侵暴人者。輒陰賂之。令於怨家所在。陽相觸忤。因羣毆之。則又誣列不根之辭。以其黨爲證佐。非出金帛謝之。不得以解。名曰打行。告訐成風。一家有事。里中即成黨。連數十人爲一黨。連數十事爲一詞。非必真負冤抑。特爲魚肉之以爲利耳。名曰連名投呈。睚眦之憾。或先有借貸邂逅。一家之內有死者。輒以告官禁喪。不服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所謂人命。無真假。祇在原告不肯罷。)(江東之人與竈戶雜居。點者欲侵愚弱。輒以竈籍訟之運司。運司懸隔數百里。一經勾攝。親友哭別。如赴市曹。既至。私幽之假處。進無對簿之期。退乏饔飧之資。動延歲月。多縲紲以死者。漕折以來。田價倍增。故民間訟事。多起於贖田。既經明禁。又不得言田事。則擴爲游詞。無一語及田。而良民不習置對。不能與辨。或有妻子泣淚而還契券者。若其人能自置於官。則誣告者往往抵罪。蓋亦有兩家俱破者。)(浙江永康縣。健訟之風尤甚。民間稍失意則訟。訟必求勝。不勝必翻。訟之所爭甚微。而枝蔓相牽。爲訟者累十數事不止。

每越訴會城。人持數詞。於巡院則曰豪強。於鹽院則曰輿販。於戎院則曰理侵。於藩司則曰侵欺。於臬司則曰人命強盜。於水道通則曰淤塞。隨所在編投之。惟觀准理。卽設虛坐誣不恤。而被訟者且破家矣。又如民之陰驚而黠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能安田畝。以其聰明試於刀筆。捏輕爲重。飾無爲有一被籠絡。牢不可出。凡健訟者爲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卽以他詞中之。卽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誰何者矣。是曰起滅。城中揭保戶。與訟家爲地鄰。每偏相佐佑。至爲陳稟以亂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得上達。稍與抗則結衆毆辱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事。必重賄揭保之桀黠者以爲羽翼。蓋未至於庭。而所費固已不貲。貧弱每因此受重困。是曰扛幫。九江之訟。至無情者惟盜與殺。訟殺者必令其負屍而驗之。市人及邑門。郊人及郭門。驗弗踰日弗委任。驗傷與陳牒合。則理之。虛而不合。則存其詞而籍之。以證再訟。令之職也。其訟盜也。本竊而詞以劫者。未竊而詞以劫者。舍盜而指其離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噬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者。公舉盜而以爲私者。保往盜而以爲私者。不可枚舉。郡國利病李維楨參政遊樸大政紀略曰。沔陽州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其始與臺伍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椽爲奸利。羽翼成而膽勢益壯。小民有訟。賄豪爲居

間。其有拳勇者任受刑。桀黠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爲州胥吏。已爲郡胥吏。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爲胥吏者。兩臺耳目寄六十五郡司理。又以其賂通六十五郡司理。偵事有朋。隨地構會。陰操州長吏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響。卽士大夫惴惴懼不免。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回之。於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卽郡若監司若兩臺。旦玩弄股掌之上。長吏至且與爲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囊。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敝壞。莫甚於楚。楚尤莫甚於我郡。自江陵敗。大臣往往爲係纍。堂廉冠履。陵夷殆盡。士大夫垂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爲之釜鬻。情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士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偷長。梗枝窟火。常相通爲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衆以萬計。功繁拜請。妖訛洶沸。遠則楚之六十五郡。近則輦轂。力折權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第七節 結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鄉。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唁魯公曰。自莒疆以四。請置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

千社二萬五千。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呂氏春秋，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又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聚。三國志，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社，而民或十家五家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然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歷之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陸文升奏討張溥等復社，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考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元秦定帝亦禁民結扁擔社。想明時士人必別有取義也。天啓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必曰盟。曰社盟，其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乎。

第八節 風節

明自中葉以後，士大夫峻門戶而重意氣，其賢者敦厲名節，居官有所執爭，卽清議翕然歸之。然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附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於是一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故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

國是愈淆也。但其中公是非自在。亦不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耳。至若海瑞、邱樞、呂坤、郭正域、盧洪春、馬經綸、趙南星、鄭元標、孫慎行、高攀龍、馮從吾、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等。守正不阿。直言不諱。其風節之愈峻者。其受禍愈烈。與東漢季年若出一轍。明社之屋。基於此矣。

第九節 朋黨

成弘以上。學術純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顧憲成、顧允成、錢一本、于孔兼、史孟麟、薛敷教、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諸人。清節矯脩。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名。附麗游揚。亦不免薰蕕狼難焉。魏允中、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宏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俊。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時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而李植、江東之、湯兆京、金士衡、王元翰、孫振基、丁元薦、李朴、夏嘉遇等。尤風節自許。矯首抗衡。意氣橫厲。抵排羣枉。大要君子小人日相水火。而搢紳之禍。遂烈於前古矣。

明史閹黨列傳總序曰。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饑不若是之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閹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黨。羣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凶豎乘其沸潰。盜弄太阿。黠桀渠儉。竄身婦寺。淫刑痛毒。快其惡直醜正之私。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迹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太學士韓爌等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然則搢紳之受禍。又未嘗不因一二士大夫自墜氣節。始而假借小人。繼而爲小人所用。終而比附小人。以致正氣掃地。大喪國家之元神也。

第十節 忠義

從古忠臣義士。爲國捐生。節炳一時。名垂百世。歷代以來。備極表章。尙已。明太祖創業江左。首褒余闕、福壽。以作忠義之氣。至從龍將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兩廟。及雞籠山功臣廟。所祀諸人。爵贈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廟。卹錄子孫。所以褒厲精忠。激揚義烈。意至遠也。建文之變。羣臣不憚膏

鼎鑊。赤烟族。以抗成祖之威稜。雖表忠一錄。出自傳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餘載。中間如交趾土木之變。宸濠之叛。以暨神熹兩朝。邊陲多故。滿身殉難者。未易更僕數。而司勳褒恤之典。悉從優厚。或所司失奏。後人得自陳請。故節烈之績。咸得顯暴於時。迨莊烈之朝。運丁陽九。時則內外諸臣。或殞首封疆。或致命闕下。蹈死如歸者尤衆。明史忠義傳序。

第十一節 衣服

顧氏炎武日知錄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十六年。服飾之改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示後人焉。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筓。閩憲副閩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氓。亦以此巾見。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襠。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惟用金彩補子。髻

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內邱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啓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膽靴。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邊雲頭履。原注俗云錫鞋。至今日而門快輿皂。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治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歟。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明末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明末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第十二節 喪葬

蘇州喪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賓。喪車之前。綵亭綉帳。炫耀道途。聊誇市彙。不顧雅道。河南磁州之

武安涉兩邑。人死則舉尸瘞室中。篤修佛事。臨淄自古爲都會。承富庶之風。陵冢隆阜。葬埋皆奢。然卒致後來發掘之禍。如晉曹巖爲青州刺史。發齊桓公及管仲墓。尸並不朽。繒帛萬疋。珍寶巨萬。內有二尊。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是也。諺傳臨淄多古物。蓋本於此。大概銅器僅有存者。火葬之俗。自宋時已盛行於江南。至明而移於浙江。顧氏亭林痛詆其俗。黃汝成氏亦謂非仁人孝子之存心。

奪情之典。不始於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爲故事。見明史羅倫等傳贊顧亭林云。三代

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寢以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兵革不得起復。然則明之起復。多有不以兵革者矣。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

第十三節 淫祀與巫覡

天下郡國利病書曰。山西忻州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奉香火。貧民爲僧。儲作者娶妻傍居。流倡儼居僧舍。與僧諸狎。藉資衣食焉。河南磁州之武安涉兩邑。皆尙鬼。賽禱淫

祀有病惟事祈禳。湘楚之俗尙鬼。自古爲然。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難恆。湘楚爲三苗舊日根據之地。其尙鬼固自無怪。然其淫祀日多。有最可笑者。衡州人賽盤古。病及讎怨。重皆禱祀。今誤作盤鼓。賽之日。巫者以木爲鼓。圓徑斗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綆帛。長二三丈。畫自盤古而下。三皇及諸神。靡所不有。是日以帛三皇五帝。盡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邊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昔所許若干會。爲所舞之節。隨口而唱。無復本據。讎怨重者。夜至野池滅燈燭。謂之盤黑鼓。每鼓罷一會。則恣口飲食。極其村野。鄉俗合二三十家。共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陂澤。或以其地所產之物而得名。輒加以聖賢帝王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所祀云。平生相公大王祠下。城外敝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其他如高山楊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產椒土硃。大王祠其地產紅土。其他不能枚舉。愚憶惟天撫世曰王。主宰天下曰帝。大而化之曰聖。復而執焉曰賢。首五爵以無私爲德曰公。長六鄉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土地所產之物。其爲詛妄不經。莫此爲甚。又其俗事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妓娥。歲晚用巫者鳴鑼擊

鼓。男作女妝。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輪作。勛斗。或以一人仰臥。衆人勛斗。從腹而過。亦隨口唱歌。黎明時起。竟日通宵而散。夫女子本以柔弱之質。死而爲神。如節婦烈女。唐或有之。他不盡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樓聖賢。何所據哉。可一笑也。又如師巫盜竊廟中神像首。以爲魘魅。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爲廟中青簡。鄙俗怪誕。不可盡書。又青山侍郎行祠。其所祀無所考。或云爲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郎行祠。愚意侍郎之名。起於近古。周之六典建官。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爲終始。明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則自六典未建有部侍郎之名。未起時又以何官爲屬。此皆訛謬不通。且以爲土神而誤襲侍郎之號。則衡陽境內。原無青山之高大。可以表識也。嘉靖辛卯。例毀淫祠。地方妄爲援引。以惑當國有司。此祠遂幸免云。山西平定州志云。祠廟自祀典神祇外。古帝王如太皞、女媧、非民間所得祀。東岳、非本境所宜祀。關真君祠。不時增建。多至二三十處。與其餘不在祀典者。皆瀆祀也。如妬女祠。黑水祠。崔府君祠。妖妄不經。皆淫祠也。春秋祈報。以社以方。載於風雅。太祖高皇帝許民間每里一壇。令祭五祀五穀之神。以里長主祭。祭畢飲酒。其中爲鄉飲式。載在會典。今民間俱不行。而但取小大王龍王等神賽禱。雜奏妓樂。士女縱觀。甚爲不雅。司風教者。宜考古

正今。尊制厚俗。庶使民不惑於匪類。駸駸然興於禮教云。孟縣志曰。若地之人。不問賢愚。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特惑於禍福感應。輒自立寺。飾偶標木。噫。是謂不知類者也。松江府志曰。松俗頗尚淫祀。信師巫。城市鄉鎮。迎神祈賽。盆飾彩亭儀仗。沿門抑派。因而射利。男女輯集。遠近若狂。舟車飲食。又糜費亡算。至有爲神娶婦之事。春月演戲酬神之事。崇禎時。郡守岳貢。正音事者以法。并禁演戲。此風始息焉。上杭縣志曰。汀俗夙稱尙鬼。而杭邑巫覡。裝魔設醮。建壇郊外。金鼓達旦。名爲做大翻。如是者三日夜。男女喧闐。羣趨壇所。婦之不孕者。惑其說。解祖服付巫者。名爲斬煞。以煞去而身可孕也。知縣蔣廷銓。就壇所擒其爲首者數人。痛懲之。其風始息。嗚呼。今之淫祀巫覡遍於天下。然禁之者幾人哉。

第十四節 奴婢

明時士大夫之僕。率以色而升。以妻而寵。若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摺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厥後媚閹建祠。卽此爲之嚆矢焉。顧亭林曰。人奴之多。吳中爲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十人者。其專恣橫暴。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民。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賣雇募。

如江北之例。則橫豪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純。其必自此始矣。

第十五節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弔之戲。而明末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誠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杖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旣爲職官。而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明律。犯賭博者皆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罰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唐書。楊國忠以善博。捕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唐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勅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無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明之士大夫。不慕宋璟而學楊國忠。其官方之壞極矣。山堂考索。

宋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璠。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明之進士。竟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乙巳。卽爲小哥等所弑。君臣爲諱。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按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盾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闕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夫以六朝尙清談談諧之時代。賭博之事。幾爲社會上人人必須之知識技能。而猶或引爲官箴之玷。近今士大夫。朝夕不離麻雀。公事廢弛。不但無人議其非。而且以此爲應酬官僚。交結權勢。代取虛譽。營謀差使之專門學問焉。亦可恥也。

第十六節 拳搏

拳搏之字。見於詩與春秋。詩無拳無勇春秋傳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而其術濫觴於蚩尤之以角觝人。秦漢之時。乃有角觝之戲。應劭漢書武帝本紀注。角者。角技也。觝者。相觝觸也。文穎曰。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也。而漢魏時人謂手搏亦曰弁。或謂之下。或謂之拊。漢書哀帝紀贊時覽下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爲下角力爲武戲也左思吳都賦拊射蓋傳注孟康曰拊手搏漢書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唐時猶謂之角觝。振武軍節度王下常於晏後命角觝有一人自鄆州來較力見玉堂閒話宋以來始謂以材力愛幸注孟康曰弁手搏也。唐時猶謂之角觝。宋太祖少林僧張三峯。皆以拳術著名者也。明洪武初。歐千斤以善搏授太倉衛百戶。太倉後邊澄張松溪亦以拳術顯。甯波府志曰。邊澄聞少林寺僧以搏名天下。託身居炊下者三年。遂妙悟搏法。正德間倭人來貢。有善鎗者。聞澄名求一角。太守張津許之。召至遂勝。倒十餘輩。澄又曾應募至京。演武場。以挺勝北兵雙刀。張松溪善搏。師法十三老法。其法自言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遂以絕技名於世。由三峯而後。至嘉靖世宗時。其法遂傳於四明。而松溪爲最著。曾一勝少林僧。夾松溪之術。至可以勝少林僧。其精妙可想而知。故甯波府志又謂（拳術有內家外家之分。外家則少林爲勝。其法主於搏人。而跳踉奮躍。或失之疎。故往往得爲人所乘。內家則松溪之拳爲正。其法主於禦敵。

非遇困厄不發。發則所當必靡。無隙可乘。故內家之術爲尤善。其搏人必以其穴。有暈穴。有啞穴。有死穴。其敵人相其穴而輕重擊之。或死或暈或啞。無毫髮爽者。其尤祕者則有敬、緊、徑、勤、切、五字訣。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蓋此五字。不以爲用而所以神其用。猶兵家之仁、信、智、勇、嚴、云。然拳術是尙武精神之一端。而爲武備上不可少之事。戚氏紀效新書論之詳矣。其言曰。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身體。此爲初學入藝之門也。故存之以備一家。學拳要身法便利。手法活便。腳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披壁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閃。故擇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勢。勢相承。遇敵制勝。變化無窮。微妙莫測。竊焉冥焉。人不得而窺者謂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學廣記。多算而勝。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圈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大同小異。至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銷。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呂紅八下雖剛。未及錦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棍法相兼。楊氏鎗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所長。各傳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就可取勝於人。此不

過偏於一隅。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習之。正如常山蛇陣法。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身而首尾相應。此謂上下周全。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釵鉞劍戟弓矢鈎鐮挨牌之類。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觀戚氏此言。知拳搏之關係於武備者甚大也。



辛亥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二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版

汪

史地小叢書
中國風俗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亮采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丁心田) 滬

#53
11-302

11-302

